

代有異人為教出，靈峰之後又靈巖。

(3) 信願行三稱鼎足，樂邦惟此是傳燈，
罕言理性詳言事，慚愧僧成模範僧。

江謙居士追思詩一首：

- (1) 雪裡梅花撲鼻香，天生剛骨領群芳，
及門桃李盈天下，一徑同歸極樂邦。
- (2) 庸言庸行路平平，信是家家粥飯僧，
世出世間非隔絕，嘉言文集佛儒聲。

廬四眾佛弟子對量公的讚仰，請閱印光大師永思集，便可了知一般。十年前性梵在閉關中，亦偶得一偈，謹錄於後：「量公圓寂已多年，每讀文鈔涕淚連，末世難逢善知識，誓遵遺訓踵前賢。」讚歎印祖，要從「一個平凡的和尚，能有不平凡的「利功業」著眼，才不會言過其實。

乙二、往生比丘

東晉·廬山慧永法師

慧永法師，俗姓潘，遠公同時人，距今約一千六百年前，生於河南省沁陽縣。十二歲從竺曇現法師出家，初修禪於恒山（在河北省曲陽縣西北，古稱北嶽）。後與遠公同依道安法師，並擬結伴往羅浮山潛修。因遠公被安公所留，永公乃獨自南行。晉太元初，路過江西省九江縣的廬山，刺史陶範捨宅作為西林寺，以奉永公居住，遂居此專修淨業。永公布衣蔬食，慈心克己，面常含笑，語不傷人。峰頂別立茅室，時往禪思。至其室者，常聞異香，故號香谷。一虎同居，人至便驅去。勤苦精修，願生極樂。九年後遠公亦來廬山，共住西林寺短期同修。後來遠公居住東林寺，三十年不出山。永公亦數十年不離西林。義熙十年示疾，忽歛衣穿鞋欲起，對眾曰：佛來也。言訖安詳化去，異香七日不散。享年八十三歲，與遠公同壽。（東林傳載）

聞我們學佛，先要學永公的慈悲心。猛虎尚可同居一室，與人何有不能和樂共處呢？

東晉·山陰慧虔法師

慧虔法師，姓皇甫，北地人（黃河以北）。少年出家，戒行精嚴。初居廬山十餘年，見道俗人士皆仰慕遠公之德行，虔公歎曰：「彼人也，吾人也，彼

之德業如是，能無愧乎？」乃於義熙初年，到山陰（即今浙江省紹興縣）嘉祥寺，聚徒領衆，宏法利生。在講經時，必對衆曰：「幸於像法時期，講解遺教，願乘微小善因，能得往生淨土，奉侍彌陀。」如是經過五年後，得病，自知往生時至，乃曰：「登金蓮，華開見佛是其時矣！唯願清淨海衆、觀音、勢至，爲己良導，除此以外，無有他願。」即至心屬想極樂，誠祈往生。是夕，山陰之北的尼寺中，有淨嚴比丘尼，宿德有戒行。方假寐中，忽見觀音、勢至與百千衆，自空而下，幡華幢蓋，光映日月。淨嚴尼見了，作禮問曰：大士等到何處去？答曰：往嘉祥寺迎虔公。虔公亦於是夕預睹如是勝相，雖病苦而神色如常。侍疾者，皆聞異香。次日虔公將所見告弟子後，便入滅往生。（高僧傳載）

解蓮池大師讚歎曰：臨終見佛菩薩，或疑純是自己想心，今他人亦見之，何也？當知：感應道交，不可思議，慎哉言乎！

虔公這種見賢思齊的風範，以及將宏法利生的功德，至心迴向西方，奉侍彌陀的願心，是其得生淨土的根本因素，願諸蓮友取而效法之。

東晉·廬山僧濟法師

僧濟法師，未詳何時何人，亦不知其何處出家。東晉安帝時，入廬山，問道於遠公。內外經書，皆能貫通，得其精要。遠公每謂曰：與吾紹隆大法，汝其人乎！年過三十，便登座說法。後有疾，臥床三日不起。遠公給他一支燭，告之曰：汝可憑此運想極樂世界。濟即起床執燭憑几，一心觀想，沒有絲毫散亂，並請衆僧讀誦觀經。至五更，濟以燭授弟子元弼，令隨衆行道。於是暫臥，夢自執一燭，乘空而行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，徧至十方，歷事諸佛。忽覺喜曰：「吾以一夕觀念，便蒙佛接引，彌陀真大慈悲，與念俱至。」至明日夜晚，復見空中化佛菩薩來集，乃對弟子曰：佛來也，吾去矣！轉身西向右脅而臥往生。時方炎夏，三日而體不變，異香滿室，享年四十五歲。（東林傳載）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濟以遠公指示而得生淨土，誰能說臨終助念無功？體不變，有異香，梵行精嚴，驗矣！

劉宋·江陵曇順法師

曇順法師，大約一千五百餘年前，生於吉林黃龍府。幼年出家，後至陝西長安，承事羅什大師，講釋群經，妙盡色空無著之旨。什公歎曰：此子奇器也。後來到廬山，入蓮社，修淨業。晚年居湖北省江陵縣（即荊州），盛弘念佛

三昧。宋元嘉二年，別衆坐逝，異香滿室，享年七十九歲。（東林傳載）

闡講釋諸經，妙盡經義，自利利人，以此爲最。淨業熏修，坐脫有異香。可見解行相資，得生淨土，無可疑。

姚秦·長安僧叡法師

僧叡法師，河北省冀縣人（晉稱長樂國，後魏稱長樂郡）。少年樂出家行，遊學諸方。十八歲行脚到四川，被人捉去使牧羊，有商人出錢贖之，乃拜僧賢法師出家爲弟子。年二十便博通內外經籍，嘆曰：「經法雖少，足識因果，禪法未傳，措心無地。於是遊歷印度佛教聖蹟，回到陝西長安，依止羅什大師，請什公譯出禪法要經二卷，日夜修習，頗有心得。什公所譯諸經論，叡公皆參與。如法華經五百弟子受記品中「人天交接，兩得相見。」就是叡公之筆，什公非常讚美，歎曰：「吾以傳譯，與汝相遇，可無恨矣！秦主姚興讚其爲四海之標領。法華、維摩、思益等經，智論、中論等皆著有序，流通於世。後來到廬山，依遠公修淨業。晚年回到長安，住烏衣寺，講說衆經，聽者非常推崇敬服。所有講經功德，悉以迴向往生極樂，行住坐臥，不背西。宋彭城王義康，請師入王府授戒。師乃曰：「只有汝來寺受戒，不可我到王府授汝戒。王乃入寺稟

受戒法。謝靈運喜研佛經，每以經中字音，求證於師，因此著有梵漢對照的十四音訓。宋元嘉十六年，無疾，忽集僧衆告曰：「生平所存，願在安養，如我所見，固當得生，願與大眾，永爲法侶。」乃沐浴更衣，燒香禮拜，登法座面西合掌而化。衆人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，盤旋多時，漸向西去。又見房內有一金色蓮華忽然隱沒，享壽八十五歲。（東林傳載）

叡公這種重法不重人的精神，是今日一切出家佛弟子的模範，才不致於落在獅子身中虫。

劉宋·廬山道敬法師

道敬法師，瑯琊人（即今山東省膠縣），俗姓王。祖父凝之公，任江州刺史，故隨祖父至江州（即今江西九江）。年十七歲，詣廬山東林寺，拜遠公爲師，剃度出家。博通經論，日記萬言，篤志念佛，日夜不輟。常嘆曰：「受持戒律，欲得輕重戒皆無犯，甚爲困難。唯願能六根清淨，必得往生。」遠公往生後，乃住若耶山（在今浙江省紹興縣），專修淨業。宋永初元年，謂衆曰：「先師見命，吾其行矣！端坐唱佛而化。衆見光明滿室，多時方滅，年五十二。」

（東林傳載）

解敬公常嘆曰：「戒律難全，願淨六根，爲得度之要。」這就是以念佛法門，都攝六根，此名六根戒。六根既淨，易得一心；既得一心，往生可必。願淨宗蓮友效法之。蓮池大師讚歎敬公曰：青年高才，鮮不自恃；而能篤志念佛，非宿植淨因者乎！今沙彌（初出家）略涉經論，我慢放逸，白首而無歸（到老道業無成），不得已而談西方（開始修淨土法門），晚矣！

後魏·石壁谷曇鸞法師

曇鸞大師，雁門人（即今山西省代縣）。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生，距今約一千四百五十年。家近五臺山，少年便遊五臺，見聖蹟靈異，因發信心，誓願出家。三乘教典，日夜研讀，以其詞義深密，即爲註解。不久便感氣疾，到處求醫，體弱如故。慨嘆曰：「人命危脆，旦夕無常，不如先求得長壽，再弘佛法。」於梁武帝大通二年到南方，向道士陶弘景學仙術，得仙經十卷。回到河南省洛陽，遇菩提流支，告以求仙訪道經過。問支公曰：佛教可有長生之術，勝過仙經嗎？支公笑而對曰：「長生不死，吾佛道也，道家何有？縱得長年，少時不死，卒歸輪轉，曷足貴乎？」乃以觀經及往生論授之。曰：「學此，則三界無復生，六道無復往，盈虛消息，禍福成敗，無得而至。捨此穢土而取淨

邦！其爲壽也無量，此吾金仙氏（佛）之長生也。」曇公大喜，遂焚仙經，而專修淨土觀。自行化他，弘揚淨土；修三福業，想九品生，雖寒疾病不懈。魏主敬重，號爲神鸞，敕住并州（今山西省陽曲縣）大嚴寺，後住汾州（今山西省汾陽縣）石壁谷玄中寺。著有往生論註解，略論安樂淨土義，讚阿彌陀佛偈，流通於世。孝靜帝興和四年，一天晚上，在室中見一梵僧來謂曰：吾龍樹也，久居淨土，以汝同志，故來相見，言訖而失。曇公自知時至，次日即集衆教誡曰：「勞生役役，其止無日。地獄諸苦，不可不懼。九品淨業，不可不修。」因令弟子高警念佛，西向禮拜而終。衆聞天樂自西而來，良久乃息。（續高僧傳載）

解曇公不僅是中國最早宏揚淨土的功臣，而且是一心歸命，精修淨業的模範。其在往生論註中，詳述如來淨土之因果，指示衆生修五念門，回向發願往生。一再說明彌陀本願不可思議，佛身佛土，起於本願，衆生能得往生，亦本願使然，他力的淨土教義，便建立於此。曰本真宗即是依此特重本願。曇公又揭出龍樹菩薩的判教，所謂難行道，易行道。易行者，即秉佛願力，使得往生淨土，結示彌陀本願攝受，以爲證明。曇公依無量壽經所作讚阿彌陀佛偈，又

名無量壽經奉讚，是以偈頌方式，一面讚彌陀，一面修觀想。所著安樂淨土義，其中假設九段問答，以解釋無量壽經經義。後來智者大師，便承其餘緒，著淨土十疑論，其中多有採納曇公觀念與意旨。蓮池大師讚歎曰：「中國道家常言：釋氏有死，神仙長生。今支公謂：佛有長生，仙無長生。此論痛快簡當，高出千古。曇法師捨偽歸真，如脫敝屣，豈非宿有正因者哉？」

諸上善人詠讚曰：「棄卻仙書受觀經，長生何似學無生，

齊聲念佛看遷化，白日空中奏樂迎。」

後周·終南山靜謐法師

靜謐法師，俗姓鄭，滎陽人（今河南省滎澤縣）。在俗時，入寺見地獄變相，謂同輩曰：「業果如是，誰免斯苦？」遂自母詣瓦官寺，依和禪師出家。年十七受具戒，嚴護律儀，通貫經論。布衣蔬食，以終其身。周武帝將滅佛法，謫公詣闕上表據理面抗。既不能轉帝心，自恨無力護持正法，乃率弟子潛遁陝西終南山，撰述大乘經義，藏於巖洞中。告弟子曰：吾無益於世，當捨身命。一日命弟子下山，明日當早至。謫公乃於盤石上跏趺而坐，自割身肉，段段布於石上，引腸掛於樹枝，最後以刀割心，捧之而卒，年四十五歲。弟子明

晨至，猶見雙手捧心，西向跏趺，身無遺血，但見白乳滂流，凝於石上。又見手書遺偈曰：「諸有緣者，於佛法中，莫生退轉。若退轉者，即失善利。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。一者自見此身多過。二者不能護法。三者欲速見阿彌陀佛。願令衆生，聞我捨命，天耳成就，菩提究竟。……捨此穢形，願生淨土，一念華開，彌陀佛所。……願捨此身已，早令身自在，法身自在已，在在諸趣中，隨有利益處，護法救衆生。」（續高僧傳載）

闡諸上善人詠云：「抽腸拔肺願無邊，為法之心鐵石堅，捨此穢形生淨土，一華開在彌陀前。」讀其遺偈，確是具足欣厭二心，而且有往相與還相二種回向願心，如是之因，必得上品往生之果。尤其難得的，為護持正法而捨身，此即死有重於泰山者也，不可視同一般的自殺行為，於人無益，於己有害。

隋朝·天台山智者大師

智者大師，諱智顗，字德安，俗姓陳。其祖先潁川人（今河南省鄧縣），梁朝，因父作官，寓居荊州華容（今湖北省監利縣）。父起祖公，母徐氏，夢五彩香煙，縈繞懷抱，又夢吞白鼠，覺而懷孕。距今一千四百二十一年前，生於華容。誕生時，室內光明超逾日月，故名光道，又名王道。眼有重瞳，臥必

合掌，坐必面西，幼年有奇相，膚不受垢，喜往佛寺，見佛像必禮，見僧必敬。七歲僧人口授普門品，只一遍，便能背誦。常唸阿彌陀佛，及摩訶般若。十五歲，於湖南長沙佛像前發願出家。十八歲到湘州（今湖南省長沙）果願寺，拜法緒法師爲師，剃度出家。二十歲依慧曠律師受具足戒。後到大賢山，進修方等懺法。日誦法華，兼律藏，性樂禪悅，身心淨爽。二十三歲到光州大蘇山（在今河南省商城縣東南五十里），依止慧思禪師修學。思一見便曰：「昔日靈山同聽法華，宿緣所追，今復來矣！」乃示普賢道場（修法華三昧），及說四安樂行。始經二七日，誦至藥王品的「是真精進，是真法供養」句，身心豁然入定，解悟開發，達諸法相，且見與思共在靈山聽佛說法。次曰白思，思曰：非汝不證，非我莫知，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也。三十歲別思，思曰：汝於陳國有緣，往必饒益。師與法喜等二十餘僧，便至金陵（即今南京）住瓦官寺，宏揚禪法，講法華玄義。宰官貴人，咸皆敬仰問道。居瓦官寺八年，講智度論，禪次第法門，法界次第初門等。師不樂紛擾，常願過水邊林下之生涯。迨至三十八歲，一夕夢見巖崖千丈，大海茫茫，雲曰半垂，有一僧人在巖頂，招手伸臂，挽師而上。次日以夢問人，人告曰：此或是臨海之天台山，晉宋以來

，常有高僧居此。師即於陳太建七年九月初，與慧辯等二十餘僧，到天台山，結庵於佛隴南峰。先有定光法師者，居此峰已三十載，在師未至前一年，即謂人曰：有善知識將來，汝宜預辦房舍以候之。及師至，歡喜接待，且問師曰：善知識，尚憶吾招手伸臂以相挽否？師乃知昔夢有靈也。忽聞鐘聲，響徧林谷，光謂師曰：鐘是召集有緣，汝可得住，毋驚怪，日後當有貴人爲汝立寺。後二年，陳宣帝爲師建修禪寺。四十八歲，奉詔入京，講法華經及仁王護國經。講畢，帝請爲菩薩戒師，師昇高座，帝於座下，執弟子禮。不久陳國滅亡，師乃到廬山，後遊兩湖之間。五十歲再回金陵，於光宅寺講法華經全部。晉王楊廣，在揚州王府請師爲菩薩戒師，兼受戒法。王於衆中讚曰：「禪師智德內融，慈忍外發，降伏魔外，願號爲智者。」從此以後，人皆稱師爲智者。五十五歲到湖北當陽縣西的玉泉山，感關帝（關雲長）顯聖，請師授皈戒，發願永護伽藍。所以中國寺廟，多以關帝爲伽藍護法神。師在該山創建玉泉寺，領衆修觀，講摩訶止觀全部。師一衲隨身，往來天台二十餘年，以五時八教判釋如來一代所說，及示一心三觀之旨。平生所說：法華玄義及法華文句，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，法界次第初門，方等三昧行法，摩訶止觀，金剛經疏，仁王經疏，

淨名經疏，觀音經玄義及疏，請觀音經疏，阿彌陀經義記，觀經疏，金光明經玄義及文句，菩薩戒義疏，小止觀，六妙門，四念處，禪門口訣，觀心論，釋覺意三昧等，悉由門人灌頂記錄成書。師又自撰四教儀十二卷，法華三昧懺儀一卷，淨土十疑論一卷，皆流通於世，利益今後。尤以十疑論，詳述淨土之要妙，勸人進修，不可不讀。至隋開皇十四年，五十七歲，乃歸隱天台，一心禪定，不再講經。至五十九歲，一日由禪定起，謂弟子智越曰：「吾不久將滅，汝可於石城，俟吾謝報。」師前後造寺三十六所，塑造佛像十萬餘尊，寫經十五藏，度一萬四千餘人。沿海設立放生之所六十餘處，請帝下令嚴禁網捕。人天敬仰，道俗向化，法教大盛。開皇十七年，師登花甲之年，應化之緣既畢，奉帝詔入京，乃告別天台。行至浙江省新昌縣石城，止住大佛寺，忽染疾，便對弟子說：「吾當卒於此，汝可施床東壁，西壁掛阿彌陀佛像。師乃面向西方，專念阿彌陀佛及觀音、勢至。命多燃香，令弟子唱法華及無量壽經題竟，師讚曰：「四十八願，莊嚴淨土，華池寶樹，易往無人（少人意）。火車（地獄）相現，一念改悔，（十稱佛名）尚得往生。況戒慧熏修，聖行道力，功不唐捐。梵音聲相，實不誑人。」弟子請云：未知大師證入何位？沒此何生？師曰：

吾不領衆，必淨六根（圓教十信，相似即佛位），損己利人，但登五品（名內凡，觀行即佛位）。吾諸師友，今從觀音勢至，皆來迎我。又曰：人命將終，聞鐘磬聲，增其正念，汝宜鳴磬，以增吾念。言訖，跏趺端坐而化，如入三昧，時爲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。世壽六十歲。僧臘四十夏。弟子奉全身，入塔於天台佛隴。靈瑞事蹟甚多，詳見國清百錄。（續高僧傳、佛祖統紀載）

【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一心三觀妙難思，淨土猶能論十疑，坐臥面西終不易，香臺寶樹有歸期。」淨土詠史讚云：「昔同南嶽睹毫光（見佛說法），一誦蓮經（法華）悟藥王，論釋十疑垂萬代，唱經（唱無量壽經經題）況復示西方。」蓮池大師讚歎曰：「大師道德崇重，一家教觀，萬代宗仰；而捨壽之際，惟西方是歸。乃至疏觀經，著十疑論，恆於此（淨土法門）諄諄焉，意可知矣！或曰疏稱心觀爲宗，淨土其非實歟？噫！大師謂約心觀佛，不謂無佛。如其無佛，心觀何施？正報既然，依報亦爾，學天台教者審之。」智者大師，應化中國，弘通聖教，前無古人，故得僧俗皆稱譽爲東方釋迦。所說依一心二門，而修空假中三觀。空觀即心真如門，假觀即心生滅門，中觀即一心二門，不異不一，名之爲中。依三觀而立十乘觀法，皆微妙難思。依之而修，必能淨六根

，證三德，無一不成佛。但觀去聖時遙，人根下劣，障深慧淺。故以身作則，常念彌陀篤志西方，自行化他，斷疑啓信，一以淨土爲歸。臨終唱佛讚法而入滅，更是身爲示範，令若見若聞，同發信心，同修淨業，同生極樂，同成佛道。智者大師當是古佛再來，釋迦化身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！今錄大師所作十疑論二項如下：

(1)問：諸佛菩薩以大悲爲業，若欲救度衆生，只應願生三界，於五濁三途中救苦衆生，因何求生淨土，自安其生，捨離衆生，則是無大慈悲，專爲自利，障菩提道？答：菩薩有二種，一者久修行菩薩道，得無生忍者，實當所貴。二者未得已還，乃初發心凡夫，是凡夫菩薩者，要須常不離佛，忍力成就，方堪處三界內，於惡世中，救苦衆生。故智論云：「具縛凡夫，有一悲心，願生惡世，救苦衆生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惡世界，煩惱強，自無忍力，心隨境轉，瞋色所縛，自墮三途，焉能救衆生？假令得生人中，聖道難得。或因施戒修福，得生人中，得作國王大臣，富貴自在，縱遇善知識，不肯信用。貪迷放逸，廣造衆罪，乘此惡業，一入三途，經無量劫，從地獄出，受貧賤身，若不逢善知識，還墮地獄。如此輪迴，至於今日，人人皆如是，此名難行道也。」

故維摩經云：「自疾不能救，何能救諸疾人？」又智論云：「譬如二人，各有親眷爲水所溺，一人情急，直入水救，爲無方便故，彼此俱沒。一人有方便，往取船筏，乘之救接，悉皆得脫水溺之難。」新發意菩薩，亦復如是，未得忍力，不能救衆生。爲此常須近佛，得無生忍已，方能救衆生，如得船者。又智論云：「譬如嬰兒，不得離母，若也離母，或墮坑井，或渴乳而死。又如鳥子，翅羽未成，只得依樹傳枝，不能遠飛。翅羽成就，方能飛空，自在無礙。」凡夫無力，唯得專念阿彌陀佛，使成三昧。以業成故，臨終斂念得生，決定不疑。見阿彌陀佛已，證無生法忍，還來三界，救苦衆生，廣作佛事，任意自在。以是因緣，求生淨土，願識其教，故名易行道也。

(2)問：欲生西方，未知作何行業，以何爲種子？又不斷淫欲，得生彼國否？答：具二種行，定得生彼。一者厭離行，二者欣願行。凡夫無始以來，爲五欲纏縛，輪迴五道，若不起心厭離五欲，無有出期。常觀此身唯苦無樂，深生厭離。縱不能頓斷淫欲，須漸漸生厭，作不淨觀，此爲厭離行。欣願行者，先明往生意。所以求生淨土，爲欲救拔一切衆生苦故。又願生淨土，須具二行。一者遠離二種障菩提門法，二者得三種順菩提門法（詳在往生論不多錄），此

是往生意。次明欣心願求，希心起想，緣阿彌陀佛相好光明，攝取念佛衆生。又觀彼淨土七寶莊嚴等，常行念佛三昧，及施戒等一切善行，悉以迴施一切衆生，同生彼國，決定得生。

解所錄之文，一看便懂，毋須解析。若能具欣厭一心，修易行道，求生淨土，必能得生。既生淨土，迴入娑婆度衆生，同成佛道，則不辜負大師作論的婆心矣！

隋朝·天台山灌頂法師

灌頂法師，浙江省臨海縣章安鎮人，俗姓吳。出生陳朝末期，距今約一千三百八十年。生僅二月，便能稱三寶名。七歲入攝靜寺出家。陳至德初年，到天台山修禪寺，謁智者大師，秉受觀法，且爲侍者。隨所聞法，一遍即解。智者大師往生後，一面宣揚天台教觀，一面勤修淨業。而且將智者大師一生所述，皆記錄成書。隋煬帝爲天台建國清寺，由師經理。每宴坐或誦經，常有天華飄墜其側。至唐朝貞觀六年八月七日，終於天台山國清寺。初示疾，室有異香。臨終，命弟子多焚名香。遺誠弟子訖，忽起合掌，三稱阿彌陀佛，及觀音勢至兩大士名，顏色愉然，就臥而逝，頂煖經日，世壽七十二歲。（續高僧傳載

圖灌頂法師，是智者大師的傳薪人，也是天台宗集大成的祖師。一生勤修淨業，一心歸命彌陀，切願往生，臨終念佛，安詳而逝。所以天台宗歷代祖師，及善知識，無不教觀與念佛並重，求生淨土，自利利人，以此爲最。如果習天台而輕淨土，則是台宗逆子矣！

隋朝·魏郡道昂法師

道昂法師，魏郡人（即今河北省大名縣）。道貌清徹，慧解夙成。拜靈裕法師出家，精研三藏。有一次，到山東省濰縣東之陵山寺，宣講華嚴、地論，時已昏夜，無有燈燭，師舉掌高示，便發光明，照亮堂室，大衆驚異。師曰：此光手中恆有，何足怪耶？平生志結西方，願生安養。後自知時至，預告有緣，八月初當來取別。至期，無有病若。問：齋時到了嗎？即升高座，爐發異香。引四衆受菩薩戒，詞理切要，聽者寒心。師舉目高視，見天衆繽紛，管絃嘹亮。告衆曰：兜率天迎我，然天道乃生死根本，非所願往。我常祈生淨土，如何此願不果遂耶？言訖，天樂還滅，便見西方香華伎樂，充塞如雲，飛湧而來，盤旋頂上，大衆皆見。師曰：大衆好住，今西方靈瑞相來迎，吾往生淨土矣。

！言訖，但見香爐墜手，即於高座而逝，年六十九，時唐朝貞觀七年也。（續高僧傳載）

解蓮池大師讚曰：卻天宮而求淨土，前有光公（北齊慧光法師），後有洪公（隋朝壽洪法師），及昂公三人焉。尤以昂公，預知往生時至，時逼須臾，猶能引導四眾，授以菩薩戒，據高座而入滅往生，靈相紛然，駭人心目，嗚呼異哉！

隋朝·天台山法智法師

法智法師，不詳其出身，少年出家，徧歷諸方講經法會。迨至晚年，聞人說徑直修行法門，莫如念佛。乃對人說：我閱經言，犯一吉羅，歷一中劫地獄，此可信也。又閱經言，一稱阿彌陀佛，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則未可信也。有善知識對他說：汝大邪見，俱是佛言，何得不信？因此信向淨土法門，即於國清寺兜率臺，晝夜精勤念佛，感觀音勢至兩菩薩現身。一日辭道俗云：吾生西方去也。中夜無疾念佛而化。時有金色光明，照數百里，江上漁人謂是天曉，遲久方明，始知智師往生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解蓮池大師讚曰：佛云吾言如蜜，中邊皆甜，悉宜信受。是故信少惡入地獄，而不信一念生西方，此誠可謂邪見矣！近世喜持咒者，見陀羅尼所說功德，能易山海役鬼神，滿種種求願，則躍然而信。見淨土（諸經論）所說功德，能直入聖階，橫超三界，則恬然不介意，其為邪見相等耳，可慨也夫！

唐朝·壁谷玄中寺道綽法師

道綽大師，俗姓衛。距今約一千三百六十年前，出生於并州（山西省陽曲縣）。十四歲出家，初習經論，又事瓚禪師學禪。四十八歲，即隋煬帝大業五年，到山西省汾陽縣的石壁谷玄中寺，慕曇鸞大師的德業，乃息心觀想，專修九品淨業。師坐常向西，六時敬禮不缺，每日念佛七萬。曾為眾講無量壽經及觀經，近二百遍，聽講之人，皆遵師囑：手持念珠，口稱佛名，如海潮音，響彌林谷。激勵信眾，勤修淨業，放下萬緣，一心念佛，詞義懇切，道俗向化。唐貞觀初，師已年逾花甲，於寺中祝佛聖誕時，眾見鸞公現於空中，坐七寶船，對師說：「汝淨土堂成，但餘報未盡。」又見化佛住空，天華下散，眾皆歡喜讚歎希有。師自此以後，體力愈強健，容色煥發，度化更多。年登七十，新齒重生，如本無異。談述淨業，口如懸河，義味無盡。著安樂集二卷，分十二門，統該龍樹、天親、慧遠、曇鸞的旨意，非常切要，流通於世。淨業行人，

應該研讀。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綽公化緣已畢，於玄中寺入滅。當臨終時，有白毫光三道照於房內，接引綽公往生。世壽八十四歲，僧臘七十夏。（續高僧傳載）

解淨土法門，自遠公在廬山東林寺首創蓮社，鸞公在石壁谷玄中寺創專修九品道場，由是念佛之風日漸普及。到唐初綽公，繼承兩師之後，宏揚淨土，自行化他，主張精修淨業，懇切持名念佛爲要務。道俗從化，蓮風大振。迨後又有善導大師，提倡持名專修，一脈相承，燈燈相續。吾人今日能修習淨業，他年得生淨土，飲水思源，不僅應感激佛恩，更要仰慕前賢，效法這四位大師的自行化他，庶不負佛法難聞而已聞，淨土難遇今已遇的殊勝因緣也。

諸上善人詠云：「觀經講罷坐繩床，善導相承行益彰，

預感佛言臨滅度，白毫三道照東方。」

解此詩中所謂：「預感佛言臨滅度，白毫三道照東方。」是指綽公在未往生前，善導大師有一次入定，見阿彌陀佛，便問佛說：綽公能否得生淨土？佛告言：他入滅時，我放白毫光三道照於東方，光現時，即其來生我國時。可見綽公淨業精純，故能感佛放光接引，實在希有難得。

綽公所著安樂集摘錄二項如下：(1)「引大集月藏經所說：『諸佛出世有四種法度衆生。一者□說十二部(類)經，即是法施度生。二者諸佛有無量光明相好，衆生但能繫心觀察無不獲益，即是身業度生。三者佛有無量德用神通道力，種種變化，即是神通度生。四者諸佛有無量名，若總若別，衆生繫心稱念，無不除障獲益，皆生佛前。』今時衆生，去聖既遠，則稱念佛名是正行，修定修慧是兼。約時被機，勸歸淨土之意在此。」

圖綽公所說稱念佛名是正行、修定慧是兼行，宜應信受奉行。稱念佛名，其要訣在「繫心」兩字。所謂繫心者，專一其心，心念集中在佛像佛名上。不昏沉、不散亂、勿懈怠、勿間雜、不念愛、不念憎、不念得、不念失。宜一念，斷諸念。就這樣一直念下去，至成就一心不亂，得念佛三昧。當然可現生見佛，命終得生淨土，於佛前蓮華化生。

(2)「問曰：阿彌陀佛是三種佛身中何種身？極樂國土是何土？答曰：彌陀是報佛，極樂寶莊嚴國是報土。無量壽國，即是從真垂報國，非是無而忽有之化土。譬如日光照四天下，法身如日，報化如光。」

解關於彌陀與極樂，是報是化之說，人見人異。唯有曇鸞大師及綽公、導

公，乃至淨宗歷代祖師，一脈相承，引經據典，指明確是報身報土。如此精妙之報身報土，凡夫衆生所以能得見得生者，全靠彌陀不可思議之本願力。唯識宗窺基大師，在西方決疑通規中便說：「彼方精微，實難得生，佛（彌陀）力加持，去之甚易。」綽公也說：「無量壽國是報淨土。由佛願故，該下，致令凡夫之善並得往生；該上，龍樹天親及地上菩薩亦皆生也。」

唐朝·僧銜、啓芳、圓果法師

僧銜法師，山西省陽曲縣人。少年出家，精研三藏，行解相副。初念彌勒，期生內院。到九十六歲時，看到道綽禪師所著安樂集，又聽綽公講觀經，始迴心修習淨土法門。恐壽將終，日夜禮阿彌陀佛一千拜，念阿彌陀佛八九萬聲。於五年間，一心無怠。年逾百齡，一日有疾，告弟子曰：「阿彌陀佛來，授我香衣，觀音、勢至行列在前，化佛徧滿虛空，吾其行矣。」言訖而終，七日異香不散。時有啓芳、圓果二法師，親眼見到此事，乃於陝西省藍田縣悟真寺，同修觀念彌陀，剋期取證。經五個月，二人同時覺身臨寶池，見西方三聖，皆坐衆寶蓮華，光明照耀。二人作禮問曰：閻浮提衆生，依經念佛，得生此否？佛言：勿疑，定生我國也。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，讚歎法華經。復見其

前有二道寶階，其一純是在家居士，其一是僧俗各半，其二唯是出家人。云皆是念佛人，來生此土也。芳、果既出定，與其徒歷言其事如此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闍九十六歲始聞淨土法門，可謂業障重矣！一聞生信，勤修淨業，可說善根深矣！五年專心念佛拜佛，即得成就往生之因。臨終親見彌陀、觀音、勢至，授衣接引，獲得往生之果。如是因果，豈可不信。古德說：「百倍之專精，七日勝於一生，十念超於萬念。」銜公之淨業，是此類也。蓮池大師讚曰：「毫耄之年，始修淨業，而尚得往生，少壯可知矣！彼芳、果聞風興起，終獲靈應，見賢思齊，其此之謂乎！」

唐朝·長安千福寺懷感法師

懷感法師，不詳其出身，居長安千福寺。到光明寺參加善導大師的念佛道場，經二七日，不睹靈瑞，自恨障深，欲絕食畢命。導公不許，勸令精進虔誠，以三年爲期。感公如所教，後見阿彌陀佛金色玉毫，得念佛三昧。著釋淨土群疑論七卷。臨終，見佛來迎，合掌云：佛來迎我，遂卒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闍蓮池大師讚曰：「惟貴功深，杵可作針。吾於感師有可證明矣！畫地自

限者（無長遠心者），思之。」

諸上善人詠云：「已知善導是良師，淨土求生信不疑，欲啟後人還造論，臨終合掌向西馳。」今錄感公所著群疑論二項如下：(1)問曰：如維摩經云：「欲生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經文乃約十地菩薩方名淨心，凡夫未淨其心，如何得生淨土？答曰：淨土有多種，不可唯依維摩經所說究竟淨土，乃十地菩薩之位（所生），才是心淨土淨。不信觀經所說，伏現行煩惱，依藉他力（彌陀本願）得生西方（淨土），而執著心不淨不生淨土。譬如得通之人，方能凌空。何妨未得通人依得通者，亦能凌空也。

(2)問曰：如安法師（東晉道安法師）淨土論說：「一質不成，故淨穢盈虧（心有淨穢，土有淨穢）。異質不成（淨穢異質，同時同處無不成），故搜玄即冥（沒有實體）。無質不成，故緣起萬形（森羅萬象）。請爲開示玄旨？」答曰：「淨穢兩土，由淨穢兩業，令其自心變現作淨穢相。此淨穢相，是淨穢心所現。心淨土淨，心穢土穢，各由自心。心既有殊，土寧稱一？故曰：一質不成，故淨穢盈虧。雖復淨穢兩心，現淨穢兩土，心有兩用，土成兩相，而以同處同時可現淨穢（如維摩經中，梵王與舍利弗同時同處所見各異），故曰：

異質不成，故搜玄即冥。搜者，搜求也。玄者，玄幽也。即冥者，淨穢體相，同在一處，不可分成有二，搜其實體，唯是一如，故言搜玄即冥。從緣所生（淨穢土相），依他起性，方成土相，不同於空華、龜毛、兔角，是遍計所執性，情有事無，無有形質。故曰：無質不成，故緣起萬形。」

闡十地菩薩，名爲淨心菩薩，已證得自性清淨心故。所生淨土，是實報莊嚴土，名爲究竟淨土。常寂光淨土，是法性土，乃不垢不淨的理體。我們一般所說往生淨土，是指實報、方便、同居三種淨土，不可執一非餘。感公所說譬喻很好，凡夫得生橫具四種淨土的極樂世界，是依所修淨業，及靠彌陀本願神力攝受，而得往生凡聖同居淨土。既生便與十地的淨心菩薩相等，也是同入究竟淨土。有人把佛法中所說的淨土，分爲三種：即往生淨土、人間淨土、創造淨土。「創造淨土」，非此間凡夫所能。何以故？如維摩經中說：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若心已淨，即是登地菩薩非凡夫矣！「人間淨土」，非此間三界所有。何以故？如智度論說：「出三界外，有諸佛淨土，爲阿羅漢及大菩薩所居。」若在此間三界中，除了兜率內院是淨土外，無佛出世，決定沒有人間淨土。所以釋迦世尊才要由實施權說三乘法，也才會形容三界如火宅，勸衆生

速出三界，不是現在可有人間淨土。在今時今世的一般凡夫衆生，只能「往生諸佛淨土」。因此，本師再三勸囑此間所有衆生（九品），發願往生彌陀淨土。千經萬論，亦無不指歸西方，是有其應機施教的必然道理；也是本師宣說淨土法門，彌陀建立安樂淨土的根本意趣。

安公所說一質、異質、無質不成淨土，即是說明諸佛淨土，皆是心淨土淨，緣生性空。心性本來空寂，緣生淨穢國土。不自生（一質不成），不他生（異質不成），不共生、不無因生（無質不成）。應觀或淨或穢，一切唯心所現。一般凡夫在沒有轉染心爲淨心之前，要想見淨土，生淨土，那只有依往生論修五念門成就，才有可能；也唯有靠彌陀因地本願，果地神力，慈悲攝受，才能見，才得帶業往生淨土啊！

唐朝·臺州湧泉寺懷玉禪師

懷玉禪師，今浙江省臨海縣（古稱臺州）人，俗姓高，出家於湧泉寺。嚴持戒律，布衣一食，常坐不臥。誦彌陀經三十萬遍，每日念阿彌陀佛名號五萬聲，常行懺悔，經歷四十年。天寶元年六月九日，見西方聖衆，滿虛空中，一人手持銀臺來迎。玉公曰：吾一生念佛，誓取金臺，何爲不然？聖衆遂隱。玉

公倍加精進，三七日後，復見前所持銀臺者來曰：師以精進，得升上品，頭上已有光暈矣，請趺坐結印以俟佛來。二日後，異光滿室，玉公書偈曰：「清淨皎潔無塵垢，上品蓮臺爲父母，我經十劫修道來，出示閻浮厭衆苦，一生苦行超十劫，永離娑婆歸淨土。」說偈已，香氣盈空，聖衆徧滿，見阿彌陀佛、觀音、勢至，身紫金色，手執金臺來迎，玉公含笑而逝，肉身現在湧泉寺。郡太守作偈讚曰：「我師一念登初地，佛國笙歌兩度來，唯有門前古槐樹，枝低只爲挂金臺。」（宋高僧傳載）

闍蓮池大師讚曰：「或謂：銀臺，至而復隱。金臺，誓而重來。何得果報無憑，由人揀擇？通曰：此正所謂『萬法由心，隨感而應。』且火車（地獄）已現，十念而得往生；故天衆來迎，矢心而歸淨土。善惡聖凡之相隔，尚可轉業須臾，況金銀幾希間耶！」

諸上善人詠云：「湧泉真境屬天臺，長坐松龕絕往來，

課誦聖經三十萬，迎歸直得紫金臺。」

玉公精修淨業，立志上品上生，四十年如一日，故得臨終銀臺換金臺，接引往生。所謂信深願切行專者，是如是也。淨宗蓮友！當見賢思齊可爾。

唐朝·洛陽慈愍慧日法師

慧日法師，俗姓辛，今山東省掖縣（古稱東萊）人。唐中宗時出家。因見義淨三藏到西域求法回來，心甚慕之。乃乘船經南海，歷時三年，始達印度，艱辛備嘗。既禮如來聖蹟，訪求梵本佛經及善知識，乃問：何國何方，有樂無苦？又問：何法何行，速得見佛？遍問印度當時有名三藏法師，皆讚念佛，勸修淨土法門，曰公聞已頂受。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，王城東北有大山，山有觀音菩薩像，凡有至誠祈請者，每見大士現身。曰公至山虔禮觀音，絕食七日，畢命爲期。至第七日夜，大士於空中現紫金身，身高丈餘，以手摩其頂曰：「汝欲傳法利人，又願生極樂國，當如汝志。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發願往生，到彼國已，見佛及我，得大利益。」說已忽滅。曰公聞已，精神頓壯。後經十八年，越喜馬拉雅山，東歸中國，計行七十餘國。於唐開元七年，回到長安，進佛真像及梵本佛經，帝大歡喜，賜號慈愍三藏。曰公回國後，勤修淨業，並到各處弘揚念佛法門，著有往生淨土集，流通於世。天寶七年，無病而終。將終，親見蓮華在前，狀如日輪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釋曰公所著往生淨土集，惜已失傳。據傳說，曰公乃依無量壽經而修持名

念佛三昧。淨宗三祖承遠大師，曾受其教，以持名與修觀並重，自行化他。後來四祖、六祖、十一祖省庵大師等，皆遵此行法，度化甚衆。寄語今日淨宗蓮友！佛法要能應機，切不可自己所好，加之任何人。執著持名，反對修觀。務必隨其根性欲樂，諄諄善誘。願持名者，不妨持名。能修觀者，不妨修觀。或坐則修觀，餘則持名，亦互不妨礙。要緊必發無上菩提心，更要有深信切願，於世事名利，能看得破，放得下，皆可成就淨業，往生淨土也。最好能依往生論所說的五念門而修，則能清淨二業，持名與觀察並行，而且悲智願心，無不具足，不僅能生淨土，而且速得見佛成佛。

唐朝·終南山飛錫法師

飛錫法師，不詳其出身。初學律，後習天臺教觀。天寶初，遊長安，止住終南山紫閣草堂。撰有念佛三昧寶王論二卷，流通於世。永泰初，奉帝詔於大明宮內，參譯仁王護國經及密嚴經，充證義正員，後不知其終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釋敬錄錫公所著念佛三昧寶王論二則：（1）開示隨息念佛云：「吾以出入息爲念珠，稱佛名號，隨之於息。行住坐臥，常用此珠。必於夢中（念佛），得

見彼佛；夢之不已，三昧成焉。面觀（彌陀）玉毫，親蒙授記，萬無一失也。②開示念佛要大聲：「誓之不厲，心即無定。……喧靜兩全，止觀雙運，合乎佛意，不亦可乎！」③開示念佛必成三昧：「浴大海者，已用於百川之水。念佛名者，必成就於三昧。亦猶清珠下於濁水，濁水不得不清。佛想投於亂心，亂心不得不佛。既契之後，心佛雙亡；心佛既亡，則萬緣萬境無非三昧矣！」

唐朝·長安悟達國師

知玄法師，字後覺，唐僖宗賜號爲悟達國師。俗姓陳，今四川省眉山縣（古稱眉州）洪雅村人。七歲在寧夷寺，聽講涅槃經，是夕夢佛手摩其頂。十一歲出家，十二歲便升座講經。宣宗朝，蒙召入京，賜紫袈裟，奏復天下廢寺。僖宗賜沈香木製獅子座。因此膝上忽生人面瘡，特往四川成都（古稱彭州）九龍山，尋訪前在京所遇患病之僧，以求救療。此僧人令童子引至一泉洗之。瘡忽語曰：「汝知漢朝時，袁盎殺晁錯的事嗎？汝即盎，我乃錯，累世求報，而汝十世爲高僧，戒律精嚴，不得其便。今汝受帝賞賜過奢，故能害汝。現蒙迦諾迦尊者，以三昧水洗我，我走了，永不爲怨家相害矣。」以泉水洗之，其瘡

便癒。玄公過午不食，六時行道念佛，每有感應。一日忽聞空中聲曰：「必生淨土。乃問曰：誰說此話？空中又應曰：佛也。又見一菩薩，從空降於庭中，叮嚀信願堅固，讚其精修淨業，言罷不見。臨命終時，身無病苦，囑令棄屍飼魚鳥。告衆曰：「吾久與西方淨土有緣，今往生時至。」言訖，右脅而臥，面西念佛而往生，年七十二歲。（宋高僧傳及神僧傳載）

醒悟達國師，是高僧神僧，他患人面瘡的公案，千餘年來，佛門中傳爲神奇事蹟。此無非教誡衆生，當深信因果。所謂：「縱經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因此觀經明示淨業行人，當修三種福業。即是修十善業，嚴持佛戒，深信因果，發菩提心。佛說：「此三福業，是二世諸佛淨業正因。」有如是淨業正因，當有往生淨土成佛之果也。

唐朝·成都雄俊法師

雄俊法師，俗姓周，四川省成都人。善講說，無戒行。所得信徒布施，非法而用。又曾還俗入軍營，從事殺戮戰爭。後來又復爲僧，頗知愧悔，常持佛名。大曆中暴亡，見閻羅王，判其入地獄。俊高聲曰：雄俊若入地獄，三世諸佛即爲妄語。閻王曰：佛不妄語。俊曰：觀經下品下生，造五逆罪，臨終十念

，當得往生。後雖造罪，不造五逆，若論念佛，不知其數。閻王放其還生，乃入西山，專心念佛，居四年，別眾坐逝。（佛祖統記載）

闡諸上善人詠云：「戒德全虧念不迷，閻王曾判入泥犁，

須知佛力難思議，大火坑成白藕池。」

唐朝·泰山大行法師

大行法師，今山東省歷城縣（古稱齊州）人。初學天臺教觀，後入泰山苦修，結草爲衣，拾果爲食，行法華三昧三年，感普賢大士現身。一日，歎曰：「人命無常，不久磨滅，未知來世，何處受生。」遂入藏經樓，陳願叩禱，信手取卷，得阿彌陀經。於是晝夜誦經念佛，至三七日夜半，忽睹瑠璃地上，佛及二大士現身。僖宗皇帝聞其事，詔入宮中相見，賜號常精進菩薩。後一年，瑠璃地復現，即曰右脅而臥往生去，異香經旬，肉身不壞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「瑠璃地上下明徹，淨德所感也。而慧永、僧銜異香七日，慧通三日，行法師經一句，孰非梵行之芬芳也哉！」

諸上善人詠云：「松食荷衣不外求，法華三昧更精修，

瑠璃地現開心眼，三世如來笑點頭。」

石晉·天臺山志通法師

志通法師，俗姓張，今陝西省鳳翔縣人。出家後，隨處參學。錢文穆王時，東遊吳越，入天臺山，見智者大師所訂修行淨土儀式，不勝欣喜。自此以後，不向西睡，不背西坐，專心念佛。一日登山招手巖，誦四十八願，願速生淨土。投身而下，墮在大樹枝葉間，無有少損。乃復整身登巖，誓曰：大願已發，餘生可厭，唯望聖眾同來接引。再投而下，臥於草上，久之而醒。眾僧尋至，扶歸寺中。後來到浙江省紹興縣的法華山，默修淨業。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而下，又見蓮華開合於前。通公曰：白鶴孔雀，淨土境也。蓮華光相，受生處也。淨土現矣，乃起禮佛而終。荼毗時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，舍利鱗砌於身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「睡不向西，坐必西向，繫念如此，何事不辦？今以輕心淺心而欲往生，難矣！或曰：不執著乎？噫！諦觀落日，經有明文。智者大師，始生而面西趺坐，乃至淨業諸賢，西向坐脫者，不著而能之乎？耽心濁境，終世安然，纔念淨邦，便憂其著，顛倒乃爾，嗟乎異哉！」

宋朝·長蘆宗頤禪師

宗蹟禪師，號慈覺，湖北襄陽人。父早亡，母陳氏，幼年由母舅撫養。長大後，先習儒業，博通世典。年二十九，到江蘇省儀徵縣（古稱眞州）長蘆寺，禮秀禪師出家、禪理洞悟，願力彌深。元祐中，繼任長蘆寺住持，迎母居於方丈東室，勸母薙染，一心念佛，前後七載。母臨終無疾，念佛而逝。遵蘆山芳規，建蓮華勝會，普勸僧俗，修念佛三昧。其法則——曰念阿彌陀佛，百千萬聲，回向往生淨土。每人各於日下，以十字記之，合集其蓮華勝會錄。一夕，蹟公夢一男子烏巾白衣，年少清美，向蹟公問訊曰：欲入蓮華勝會，乞書一名。蹟公乃取會錄，問何姓名？答曰普賢。書已。白衣者又曰：家兄亦求書一名。蹟公曰：令兄何名？答曰：普賢，言訖不見。蹟公夢覺，詢諸長老，皆云華嚴經離世間品有此二大士名。蹟公以佛子行佛事，必有聖賢幽贊，故將此二大士名錄爲會首，於是遠近嚮化。著有葦江集，內有勸孝文一百二十篇，教人勸父母修淨土法門，是爲出世間之大孝。靈芝元照律師讚爲近代大乘師。（錄自蓮宗寶鑑）

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宗說俱通世共聞，蓮華勝會策全勛，後人欲報劬勞德，修行須遵勸孝文。」

淨土詠史云：「發明五惑製高文，要使群盲識淨因，況感普賢並普慧，蓮華勝友益歸仁。」

敬錄蹟公所謂「五惑」的勸世文如下：「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喧煩，慕蘭若（寺廟精舍）之寂靜。故有捨家出家，則殷勤讚歎。而娑婆衆苦，何止俗舍之喧煩。極樂優游，豈直蘭若之寂靜。知出家爲美，而不願往生，其惑一也。萬里辛勤，遠求知識者，誠以發明生死大事，決擇死生。而彌陀世尊，色心業勝，願力洪深，一演圓音，無不明契。願參知識，而不欲見佛，其惑二也。叢林廣衆，皆樂棲住，少衆道場，不欲依附。而極樂世界，一生補處，其數甚多，諸上善人，俱會一處。既欲親近叢林，而不慕清淨海衆，其惑三也。此方之人，上壽不過百歲。而童痴老耄，疾病相仍，昏沈睡眠，常居大半。菩薩猶昏隔陰，聲聞尚昧出胎。則尺璧寸陰，十喪其九，而未登不退，實爲寒心。西方之人，壽命無量，一託蓮胞，更無死苦，相續無間，直至菩提。所以便獲阿鞞跋致，佛階決定可期。流戀娑婆促景，而迷於淨土長年，其惑四也。若乃位居不退，果證無生，在欲無欲，取塵出塵，方能興無緣慈，運同體悲，迴入塵勞，和光五濁。其有淺聞單慧，或與少善相應，便謂永出四流（生），高超十

地，詆訶淨土，耽戀娑婆，掩目空歸，宛然流浪，並肩牛馬，接武泥犁。不知自是何人，擬比大權菩薩，其惑五也。故經云：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。是則不信諸佛誠言，不願往生淨土，豈不迷哉……嗚呼！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一失人身，萬劫深悔。故率大眾，各念彌陀，願生彼國……十萬億佛土之遙，可不勞而至也。」

又錄曠公所作勸念佛頌云：「三界炎炎如火聚，道人未是安身處；蓮華勝友待多時，收拾身心好歸去。曰想心存望聖儀，直須念念勿生疑；他年淨土華開處，記取娑婆念佛時。極樂不離真法界，彌陀即是自心王；眉間毫相無方所，露柱燈籠亦放光。虔修齋戒莫因循，千聖同開念佛門；一旦功成歸淨土，白毫光裡奉慈尊。」

復有西方淨土頌云：「西方多樂事，浩劫杳難宣，壽量會無盡，光明豈有邊。道風吹綠葉，定水發紅蓮，海會朝宗處，天華落座前。海眾咸清淨，菩提道易成，心心皆正念，物物契真乘。……莫謂西方遠，西方在目前，雖然過十萬，不曾離三千。念佛纔開口，華池已種蓮，信心如不退，決定禮金仙。六根常合道，萬境了唯心，不是人難到，都緣信未深。……莫話娑婆苦，娑婆苦最

深，邪魔常作伴，疾病每相侵。聲色妖淫地，禪那淡泊心，會須登極樂，歸路莫沉吟。」

性梵奉勸諸蓮友——務須敦倫盡分，尤其要孝敬父母，以宗曠大師為模範。自己精誠念佛，求生淨土，才可勸父母同修。如曠公成就母親往生，這是為人子者，報恩盡孝的唯一大事也。

宋朝·四明延慶寺知禮法師

知禮法師，字約言。宋眞宗皇帝，賜號法智大師，時稱四明尊者。今浙江省奉化縣（古稱明州）人。俗姓金。父諱經，母李氏，禱佛求嗣。夢神僧攜一童子給他，謂：此佛子羅睺羅也。七歲喪母，號哭不絕，白父求出家。即從故鄉太平興國寺，拜洪選法師出家。十五歲受具足戒，二十歲親近寶雲寺義通法師，僅有二年，天台一家教觀，皆受即了，常代通法師講經。端拱元年，師三十歲，通法師入滅，繼主寶雲寺。三十二歲，受請主乾符寺（又名承天寺）。三十六歲，主四明山南湖保恩院，宏揚教觀，學徒雲集。常坐不臥，足不外出。四十一歲，時明州大旱，禮公與慈雲懺主，同修光明懺，三日後，果大雨。四十八歲，重建保恩院，五十一歲落成，蒙帝賜額曰延慶寺。五十四歲於寺建

念佛施戒會，親製疏文，一以淨土法門，自行化他，廣度有緣。定期每年二月十五日（佛涅槃日）集會，逾萬人，化度無數。每年佛誕日，集合縑素，舉行放生會，救生亦無數。禮公常行法華及般舟三昧，修彌陀懺法七日七夜者，凡五十遍，期生極樂。五十七歲，集十僧同修法華懺，願結期三載，懺畢即焚身供養妙經，決取淨土。楊次公傑，以書勸請住世傳法度人。禮公答書極談法要，必欲如願。楊次公再四勸留，至於派人保護。願行不能實施，始改爲修大悲懺三年，懺畢燃三指供佛。天台一宗，自宋以後，人皆以禮公爲準的。著有觀經疏妙宗鈔約七萬言，大彰觀心觀佛之旨。撰觀經融心解一卷，明一心三觀，顯四淨土之義。又著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。四明十義書一卷。授菩薩戒儀，金光明最勝懺儀，大悲心咒行法各一卷。金光明經文句記六卷。此記在師往生前撰，未及全部完成，最後讚佛一品，由門人廣智續成。禮公年譜及著述，宗曉法師編集爲四明教行錄七卷，流通於世。宋仁宗天聖六年，正月元旦，師建立光明懺七永日，至元月五日，結跏趺坐，召大眾說法畢，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，安詳往生。露龕示身，經二七日，爪髮俱長，顏貌如生。三七日荼毗，異香馥郁，火滅得舌根不壞，五色舍利不知其數。越五年，七月二十九日，門人奉

靈骨入塔於崇法院之左。春秋六十九，僧臘五十四。（四明尊者教行錄及宋高僧傳載）

翻諸上善人詠云：「三昧薰修豈有涯，妙宗演出自名家，

要期畢命生安養，不是焚身學外邪。」

蓮池大師讚曰：「禮公述妙宗，說淨觀，大弘臺教，而臨終念佛坐逝，豈騰口說者，可同口語耶？！」

(1)錄念佛施戒會章程：「本社普結僧俗男女一萬人，畢世稱念阿彌陀佛，發菩提心，求生淨土。每年二月十五日，於院啓建道場，供養三寶。其建會辦法，勸請會首二百一十人，各募四十八人，每人每日稱念阿彌陀佛名號一千聲以上，懺悔障道重罪，發菩提願，爲度衆生，取於淨土。各人將念佛數字寫在日曆上，至建會日，預先持齋，並備淨財四十八文，到院交主事人上疏。或有入社弟子，在此一年中去世者，由會首另勸人補繼。並將已逝會友姓名簡曆，到院相報，即當告示，所有社衆，各念佛一千聲，爲彼懺罪，助其往生。至建會日，令社衆念佛迴向，薦其早生淨土。如是則常結萬人，同修淨業。」此會綿延相續達二百年，爲一般念佛會社所少有。

②疏文曰：「原夫一念本融，諸法無礙，遇薰既異，感報成差。是以順心性而修，則顯諸佛淨土。隨情念而作，則循五趣苦輪。所以處娑婆者，升出尤難，墮落者衆。經云：得人身如爪上土，失人身如大地土。直待三乘行備，方免四趣受生。蓋境界羸強，煩惱熾盛，自力求脫，實難其人。若夫生安養者，國土莊嚴，身心清淨，直至成佛，不墮二塗。經云：尚無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。又云：衆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。若欲生彼，但當稱彼佛號，修彼佛慈，必爲彼佛本願攝取，捨此報身，定生彼國。今結萬人，以爲一社，心心繫念，曰：要期。每歲仲春，同集一處，同修供養，同聽法音。會彼萬心，以爲一志，俾成淨業，誓取往生。況報得命光，其猶風燭，一息不至，三途現前。何得自寬，不思來報。當依佛語，無順人情，頓息攀緣，唯勤念佛。」

③禮公以一般闡揚淨土者，多談事相，少涉觀門，因撰觀經疏妙宗鈔，其釋題略云：「能觀皆是一心三觀（空、假、中），所觀皆是一境三諦（真、俗、第一義）。一切諸法，皆是佛法。所謂衆生性德之佛，非自非他，非因非果，即是圓常大覺之體。故起信論云：「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（靈靈覺覺）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遍。法界一相，即是如來常住法身。依此法身說名本覺。」

「故知果佛圓明之體，是我凡夫本具性德。故一切教所談行法，無不爲顯此覺體。故四種三昧，通名念佛，是通途顯諸佛體。若此觀門（十六妙觀），託彼安養（極樂）依正之境，用微妙觀，專就彌陀，顯真佛體。雖託彼境，須知依正同居一心。心性遍周，無法不造，無法不具，若一毫法從心外生，則不名大乘觀也。所言心性具一切法，造一切法者，實無能具所具，能造所造。即心是法，即法是心。能造因緣及所造法，皆悉當處全是心性。是故今觀（十六觀）若依若正，乃法界心觀法境界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，是則名爲唯依唯正唯色唯心唯觀唯境。故釋觀字，用一心三觀。釋無量壽，用一體三身。體宗力用，義並從圓，判教屬頓。寄語行者，觀雖深妙，本被初心。若能進功，何憂不就。縱未入品，爲因亦強。生至彼邦，得預大會。所見依正，微妙難思。速入聖階，度生亦廣。況此問塵境羸強，誠爲險處。故須外加事懺，內勤理觀，正助雙行，加願要制，必於寶剎，速證無生。」

④禮公復楊公書摘要云：「今求生淨土，不求身受諸樂，心染妙塵。蓋欲托彼淨緣，速增勝道。以彼壽命無盡，依報自然，無有女人及與根缺。雖聖凡共處，而無惡道之名。雖聲聞無邊，且離執真之見。彌陀爲良導，觀音爲勝友

。一生補處甚多，十地聖人無數。風吟寶葉，波動金渠，皆出妙音，盡詮至理。既無違順，永息貪瞋。凡有見聞，悉資寂照。皆住正定，功在於斯。今之衆園，尚須求預；彼之寶刹，寧不願生。但知淨土唯心，穢邦即性，即厭無厭，即欣無欣，是則正助合修，解行兼運，順佛正教，非已曲情。故今以三觀攻心，五悔（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迴向、發願）助道，憑最後之強緣，作往生之定業。」

宋朝·錢塘悟恩法師

悟恩法師，字修己，今江蘇省常熟縣人。十三歲，聞人誦阿彌陀經，心有所感，即往當地興福寺出家，後住崑山慧聚寺，學南山律。晚年依錢塘志因法師，聽法華、光明諸經，及天臺教觀，咸造精微，時人號稱爲義虎。日中一食，不離衣鉢，不蓄財寶。臥必右脅，坐必跏趺。每布薩（誦戒）時，涕淚不止，誨人以西方淨業，及一乘圓旨，求生淨土。一生中，講法華二十餘遍。宋雍熙三年八月初一夜，恩公睹白光自井而出，謂門人曰：吾將逝矣。乃絕粒禁言，一心念佛。後三日，忽夢見一沙門，儀形甚偉，執金爐焚香，三繞其室，自言灌頂，我已生淨土，嘉汝所修，故來相迎。夢覺，呼門人至，猶聞異香。二

十五日，說止觀指歸，及觀心義畢，端坐而化，年七十五。寺衆咸聞管絃鈴鐸之音，嘹亮空中，漸夕漸遠，往西而去。荼毗得舍利甚多。恩公弟子文備，亦修淨業，一室長坐三十年，臨終淨土相現，趺坐而逝。（宋高僧傳載）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「財寶不貪，廉潔心也。坐臥不苟，敬慎心也。衣鉢不離，持重心也。布薩垂泣，誠信心也。四心皆淨因，宜其往生矣！至於誨人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，恩其深入念佛法門者乎！」

但願諸蓮友！向恩公看齊，常自檢點，四種心具有否？有則加勉，無則加鞭。

宋朝·嘉興淨觀法師

淨觀法師，不詳其出身。住浙江省嘉興縣寂光庵，修淨土懺法十餘年。一日謂弟子曰：我後二十七日往生矣！至期二日前，見紅蓮華，次日又見黃蓮華滿室，皆有化生孩兒坐於華上。廿七日入龕坐，命衆念佛，頃刻便脫去。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「念佛人預知時至，蓋娑婆緣盡，淨土緣成，自然聖境冥現。如遠公七日，今觀法師二十七日之類是也。世人生無實德，死欲效頻，扭捏妝點，取笑於識者。甚者生身活焚，搖動遠近。不知附鬼著邪，流入惡趣

，尤可憐愍。復使無眼之徒，欣羨而希求效法，其爲害也大矣！我集往生傳，何無一人活焚其軀者？願有智慧的人，應觀我所作往生傳，普以轉告世人，救諸愚民。」

宋朝·杭州下天竺遵式法師

遵式法師，字知白，今浙江省臨海縣人，俗姓葉，母夢瞻明珠而生式公。二十歲，往浙江省上虞縣，東掖山，依義全法師出家受具。初學律，繼入天臺山國清寺學教，於普賢像前燃一指，誓傳天臺教觀。雍熙初年，往浙江省鄞縣四明山寶雲寺，親近義通法師。嘗行般舟三昧四十九日，專志安養。積勞吐血，兩足皮裂，以死自誓。忽見白衣觀音，垂手指於口中，引出穢蟲數十條。又於指間流出甘露，注入其口中，覺身心清涼，吐血之病頓癒。此後頂高寸餘，手垂過膝，聲如洪鐘，慧辯無礙。義通法師入滅後，式公返天臺山。淳化元年，衆請住持四明寶雲寺，講說無間斷，靈異事蹟甚多。至道二年，於寺結合緇素，專修淨業，撰誓生西方記。咸平中，歸東掖山，建精舍，率衆修念佛三昧。祥符七年，應杭州四衆之請，住持昭慶寺。不久赴蘇州開元寺講經，講畢回杭州，住持下天竺靈山寺。王欽若判杭州，奏復天竺寺舊名，賜式公號慈雲。

式公以智者大師放生事蹟對欽若說，請欽若奏請以西湖爲放生池，蒙帝降旨允可。先後依經撰集諸懺法，皆以淨土爲指歸，後人稱其爲慈雲懺主。述往生淨土懺願儀一卷，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，後人編入淨土十要中。又撰有晨朝十念法，往生坐禪觀法，念佛方法，十六觀頌，念佛三昧詩等，皆流通於世。天聖中，於天竺寺東，建曰觀庵，送想西方，作往生業。後來講維摩詰經完滿，以講席囑付弟子祖韶。作謝緣詩，示將西歸。迨至明道元年，入夏以後，示有疾。臨終前，卻醫藥，仍爲大眾略說法要。十月八日，令弟子請阿彌陀佛像，及觀音像至，即於像前，炷香禮佛，願諸佛證明往生安養，至晚坐脫。人見大星隕落於靈峰，享年六十九歲，塔於月桂峰下（樂邦文類、蓮宗寶鑑載）

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燃指陳詞遍吉前，力行三昧自長年，

臨終請像爲明證，直占西方上品蓮。」

淨土詠史云：「般舟三昧九旬修，大小彌陀懺更留，

星隕香消忽西去，空餘千載仰嘉猷。」

蓮池大師讚曰：「克勤懺法，自行而垂憲萬世，古今一人而已。至於寶手出蟲，甘露灌口，非精誠之極，孰能如是？」

(1)節錄式公致禮公書云：「劣弟自夏泊秋，伏枕沈痾，略不自持。於今腹中氣塊，有若負石，百醫千藥，有加無瘳，乃過去業緣，現在所作之劇報也。但待死至，餘無所云。……劣弟必在今冬去也，願承我兄淨土本願之力，令我得預末品，當有相見之分。此去恐信息少，珍重珍重！」

闕此書當是式公往生之年所寫，益見其與禮公相知之深。翼贊臺宗，求生極樂，同願同行，實可爲臺宗子孫之楷模也。式公一生內勤理觀，外加事懺，而往生前預知在年冬，示有難癒之疾。此皆以身示範，警誡修道人，持戒念佛，不可緩也。

(2)金光明經玄義，式公問禮公答偈頌摘錄：「問：云何是法性，自體金光明？爲當從義立，爲當質亦成？法性本非質，金色由何生？若從義所立，還是假名字。全金爲法界，塵塵悉平等。罪福既無一，空導是虛聲。空藏空全現，地藏地難傾，云何此同異？願決我疑情。答曰：法性具諸色，名爲微妙色。法性具諸義，名爲第一義。此義與此色，豈可分爲二。性火即真空，楞嚴顯其義。色性即智性，起信彰其致。千如相非相，剎那方可寄。世間相得常，良由住法位（法性）。法身流五道，良由具權智（隨緣）。心狂金石翳，色病念想醉

。心色理無殊，質義安曾異。……迷己逐他物，確爾立情器，見色便見心，灼然全性起。」

闕一問一答，皆非平凡。三千性相，心具心造。心遍諸法，法法皆遍。心法深妙，精研始解。以上兩節，乃摘錄於四明教行錄。古人說：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師友。又說：益友有三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。吾於二公見矣。

(3)式公所撰熾盛光道場念誦儀誠勸檀信云：「夫修福慧之門，置於菩提之道，得之即易，失之即難。善用心者，一華一香，功等虛空；一偈一句，罪滅道成。其不善者，人天近果尚失，何況菩薩勝因。夫沙門者（出家僧尼），名世間眼，世間盲瞶，即須導之，不然則非沙門。如來遺囑，令無慳吝法財施人。既奉聖言，故此誠勸。近見檀越（施主）之家，深有信向，請僧歸舍，設食誦經，望其福慧。竭力損財，無善儀則，敬慢不分，是非寧別？或倚恃豪富，或放縱矜高，反言我以衣食庇廕僧尼，隨意呵責驅使。僧尼無識，訛謬滋彰。不掃廳堂，便張法席。未斷葷穢，輒請聖賢。荆溪大師云：『凡建道場，應先嚴淨，然後請像。』世人云求道滅障，設置道場時，則輕慢無敬，反招罪累，滅障良難。又經云：『佛滅後，供養像者，與佛在世無別。』云何世人視同

土木，迎之大慢，禮時薄敬，而怪無福報者，可弗暫思。……今略示五事，粗可行持。第一、欲陳設法會（佛事），家中長幼，盡須同心，酒肉五辛不得入門。施主曰隨僧禮佛，陳願懺悔。第二、當齋僧時，須親身給侍，不得坐於僧上，稱是主人，放縱談笑。第三、佛前供養，須倍於供僧。等心敬僧，心無分別，事事精細。第四、盡其所愛惜物，施佛及僧，不得隱細用麤，世世招失因果報。第五、不得驅使僧尼辦俗事，本是福田，翻為僮僕，豈可如此？」

(4)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摘要：「今談淨土，唯是大乘了義中了義。十方淨穢，同在剎那（一念），一念色心，遍周法界。天真本具，非緣起新成。此則迴神億剎，實生於自己心中。孕質九蓮，豈出乎剎那際內。故觀經云：『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』今但直決疑情，令知百寶莊嚴，九品因果，並在衆生介爾心中，理性具足，方得往生之事用，隨願自然能生。」

解此決疑行願二門，為一切蓮友，當知當修。明朝幽溪傳燈大師，乃天臺宗祖師。晚年即奉此行願為日課，到臨終時，趺坐以指在空中，寫妙法蓮華經五字，念佛而化，可見法門之妙也。

(5)往生坐禪法摘要：「欲修往生觀者，當於一處，繩床西向，跏趺端坐。略示二種觀法：一者扶普觀意。坐已，自想即時所修，合生極樂，當便起心生於彼想。於蓮華中，結跏趺坐，作華合華開想。當華開時，有五百種色光來照身想，作眼目開想，見佛菩薩及國土想，於佛前坐聽妙法想。作此想時，令心不散，心想明了，如眼所見，經久乃起。二者直想阿彌陀佛丈六金身，坐於蓮華上，繫念佛的白毫相。……復應觀，想念所見，若成未成，……如夢如幻，心想寂靜，則能成就念佛三昧。」

解式公所示二種觀法，持名念佛行人，不妨兼而修之。靜坐則修往生觀想，餘則一心持名。而此二種觀法，可擇一而修，不必通修。能與往生論五念法門合修更好，必得成就淨業，往生極樂也。

(6)念佛方法摘要：「今普示念佛之法，必須制心不令散亂，念念相續，繫緣名號。口中聲聲喚阿彌陀佛，以心緣歷，字字分明，使心口相繫。如此方得滅罪。若恐心散，須高聲疾喚，心則易定，三昧易成。奉勸唯須厲聲念佛，小聲念佛，遂多馳散。今時多見世人，稱佛都不精專，散心緩聲，遂致現世成功者少，臨終感應事稀。故今特示此法，切勸凡念佛時，一心不亂，高聲唱佛，

聲聲相續，不久成功也。」

闡此法與大集曰藏經所說：「小聲念見小佛，大聲念見大佛。」其意相同，即是小聲念難見佛，大聲念速見佛。過去有一位律航法師，他凡念佛，必大聲疾呼，不管旁邊有沒有人；故得成就淨業，往生淨土。又如淨宗二祖善導大師，自行化他，一生精苦，凡出外則演說淨土法門，入室則跪於佛前，高聲念佛，必至聲嘶力竭而後止。願諸蓮友，取法焉！

宋朝·杭州淨慈寺宗本法師

宗本法師，字無詰，俗姓管，江蘇省無錫人。性質直，貌豐碩。出家後，初參天衣懷禪師，言下契悟。先住蘇州瑞光寺，後居杭州淨慈寺。宋神宗帝，於東京創相國寺，六十有四院，詔本公住慧林院。召對延和殿，既退，帝自送之，謂左右曰：「真福慧僧也，賜號圓照禪師。晚年居蘇州木瀆靈巖山寺，閉戶密修淨業。有雷峰寺才法師，神遊淨土，見一蓮華殊麗，問之，人曰：「待淨慈本禪師耳。」又資福寺曦公，曾至慧林禮足，施金而去。人問其故。曰：「吾定中見金蓮華，人言以俟本公。其餘蓮華無數，云以待受度者。或有萎者，云是退惰人也。司：本公所悟是禪，何得蓮境標名？答曰：雖在宗門，兼修淨土

者也。元符二年十二月，將示寂，沐浴而臥，弟子們請留偈。本公曰：「痴子！我平常尚懶作偈，今日作什麼偈。尋常要臥便臥，今日亦何須特地坐也。乃索筆書後事，付守榮師，擲筆而逝，如熟睡者然。門人塔其全身於靈巖山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延和殿裡闡宗乘，人主稱為福慧僧，

報盡西歸登上品，非唯名字續傳燈。」

蓮池大師讚曰：「昔中峰，天如謂禪與淨土，理雖一而功不可並施。今本公兼修者何？蓋「脚踏二船之兼，則誠為不可。圓通無礙之兼，何不可之有？況禪外無淨土，則即土則心，原非二物，安得可謂之兼？」明乎此理，所謂心淨則國土淨，即是禪淨雙修，不是離自淨其心，另有雙修法門也。

宋朝·唐州宗坦法師

宗坦法師，俗姓申，路州（今山西省長治縣）黎城人。年十六出家受具足戒。五十年，疏釋經論，名播講林，時人稱其為疏主。晚年於河南省洮源縣（古稱唐州）青臺鎮，專修淨業，講淨土三經。以持名作觀，自行化他。三業四儀，曾無暫怠。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夢見阿彌陀佛告曰：汝說法止六日，

當生淨土。覺而白衆。至五月四日後夜，集衆告曰：「因緣聚散，固當有時，淨土勝緣，豈宜錯過，願衆念佛，助我往生。又曰：享年七十六，四大分離處，淨土禮彌陀，永超三界苦。言訖，坐化。滿空雷鳴，白雲覆地，三日方歇。所持數珠，盤於指上，取之不脫，感應事繁，具如別說。」（蓮宗寶鑑載）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「雷者法音之吼，雲者慈蔭之深，手珠不脫，念力之牢強見矣！」

宋朝·明州可久法師

可久法師，不詳其所出。居浙江省鄞縣四明山，常誦法華，願生淨土，人稱其爲久法華。元佑八年，八十一歲，坐化。過了三日，還生。謂人曰：「吾遊淨土，見諸勝境，與經符合。此間淨業者，七寶池中，蓮華臺上，皆已標名。標金臺者：一成都廣教院勳公，一明州孫十二郎，一可久。標銀臺者：明州徐道姑。言訖，復化去。後五年，徐道姑亡，異香滿室。復十二年，孫十二郎亡，天樂迎空。久法師所言驗矣！」（龍舒淨土文載）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「蓮華標名，至此蓋屢見矣。幻乎？眞乎？噫！幻心而念幻弗，幻華而標幻名，乃至得記或弗，孰非幻乎？吾且幻生焉，何論其眞與

幻也。」

宋朝·澱山湖白蓮懺堂慈照宗主

慈照宗主，諱子元，號萬事休，江蘇省平江縣崑山人。俗姓茅，母柴氏，夜夢一佛入門，次旦生師，因名佛來。長大後，投延祥寺，拜志通法師出家受具。常誦法華，習止觀。一日正定中，聞鶉聲悟道。作頌曰：「二十餘年紙上尋，尋來尋去轉沈吟，忽然聽得慈鶉叫，始信從前錯用心。」此即修耳根圓通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與觀音菩薩同。自此以後，棲心安養，利他心切。慕廬山遠公蓮社之遺風，編撰白蓮懺儀，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。普勸世人皈依三寶，受持五戒，念阿彌陀佛五萬聲，以證五戒，普結淨緣。爲令世人淨五根，得五力，出五濁，生極樂也。後往江蘇青浦縣澱山湖，創立白蓮懺堂，集合四衆同修淨業發願往生，作發願偈。又著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，開示蓮宗眼目。四十六歲，宿障現前，被遣江州，逆順境界未嘗動念，隨方勸化，有西行集，流通於世。乾道二年初，宋高宗皇帝詔至德壽殿，演說淨土法門，賜號白蓮導師，慈照宗主。三月二十三日，於繹城（今江蘇省繹幕縣）信徒家，忽告徒衆曰：「吾化緣已畢，時當行矣！」言訖，合掌示寂。二十七日荼毗，

舍利無數，塔於松江之力反市，敕賜最勝之塔。嘗集彌陀經節要，行於世。（蓮宗寶鑑載）

今摘錄其勸人發願偈云：「萬法從心生，萬法從心滅，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持戒無信願，不得生淨土，唯得人天福，輾轉難脫離。看經無慧眼，不識佛深意，後世得聰明，亂心難出離。不如念佛好，現世無名利，行坐不嚙囉，則是阿彌陀。發願持戒力，回向生樂國，如是各行持，千中不失一。釋迦金口說，彌陀親攝受，諸佛皆護念，諸天善護持。憶佛常念佛，不久當成佛，諸佛善護持，其人自不知。將謂是凡夫，不得生淨土，後世更修行，方可生彼國。多見修行人，常作如是說，不稱彌陀願，不合淨土經。邪見障覆心，畢竟難出離，非是他人障，皆是自障心。今世若不生，一蹉是百蹉，但當自精勤，一心求淨土。因風吹於火，用力不消多，幸有念佛心，回願超三界。真是諸佛子，眞名報佛恩，普願如說行，同生極樂國。」

又錄其示念佛人臨終三疑三關云：「一者，疑我一生來作業極重，修行曰淺，恐不能生。二者，疑我一生來很多心願未了，及貪瞋痴未息，恐不得生。三者，疑我雖念阿彌陀佛，命終時，恐佛不來接引。有此三疑，因疑成障，失

其正念，不得往生。故念佛之人，切要諦信佛言，勿生疑心。三關者：一是凡夫雖有信心念佛，但以宿業障重，臨終不免病苦。若知悔悟，決生淨土。若因病苦，反謗念阿彌陀佛無益，因此一念，謗佛謗法，徑入地獄，此是一關也。二者，雖持戒念佛，但因平日只是口談淨土，意戀娑婆。臨終又是貪生怕死，呼神喚鬼，燒錢化紙，殺生害命，心邪不正，無佛攝護，墮落三途，此是二關也。三者，臨終之際，繫戀家財眷屬，心放不下，則墮鬼趣中，或爲慳犬，或成蛇身，守護家庭，宛如在日，是爲三關也。」

解但願有緣人，讀此三疑三關，跳出娑婆苦，領取西方樂！古德云：「天堂地獄一邊排，任君走向那邊來。」極樂娑婆亦同，有深信切願，走向極樂。有二疑三關，走向二途。何去何從，由汝自擇。所以古德又說：「把手相牽行不得，唯有自肯始相應。」珍重！珍重！

諸上善人詠云：「聽得鴉鳴萬事休，何期風障遣江州，

導師順逆皆方便，只要眾生信解修。」

宋朝·越州天衣義懷禪師

義懷禪師，嗣雲門宗雪竇顯禪師。浙江溫州樂清人。父以漁爲業，母夢星

隕於屋而孕師。兒童時，坐船尾，父捕得魚，他便放入河中，父怒捶罵，樂而無悔。長大後，辭親出家，依京都景德寺僧剃度。得法於翠峰明覺禪師。作偈曰：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萬仞峰頭獨足立；驪龍額下奪明珠，一言勘破維摩詰。」覺聞稱善。自後五主道場，晚年居池州（今安徽省貴池縣）栖山菴，自行化他，同修淨土法門。著有勸修淨土說。示寂之夕，其徒智才問：如何是畢竟事。師豎拳示之，臥枕而逝。（角虎集載）

【今錄義懷禪師開示一則如下：「自己問曰：若言捨穢取淨，厭此欣彼，則是取舍之情，衆生妄想。若言無淨土，則違佛語。修淨土者，當如何修？復自答曰：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譬如雁過長空，影沈寒水，雁絕遺蹤之意，水無留影之心。」這一段開示，與十一祖省庵大師所說：「無去來中事宛然。」意趣相同，淨業行人，不可不知。

宋朝·嚴州桐江擇瑛法師

擇瑛法師，俗姓俞，今浙江省富春桐廬人。出家於杭州壽寧寺。參學於神悟法師，傳天臺教觀，行業過人，化道大盛。專注西方，著有往生淨土十願，及橫豎一出辨，淨土修證儀。元符二年春示疾，忽然奮身坐椅上，誦阿彌陀經

終卷而逝（樂邦文類及佛祖統紀載）

【瑛公所著十願願文如下：「願我永離三惡道，願我速斷貪瞋痴，願我常聞佛法僧，願我勤修戒定慧，願我恒隨諸佛學，願我不退菩提心，願我速見阿彌陀，願我決定生安養，願我分身遍塵刹，願我廣度諸衆生。」此十願盡善盡美，淨宗蓮友，皆當早晚在佛前依此而發，則有願必成也。

今摘錄瑛公所述辨橫豎一出云：「豎出者，聲聞修四諦，緣覺修十二因緣，菩薩修六度萬行。譬如考試及第，須自有才學。如歷任升官，須具有功績。橫出者，念佛求生淨土。譬如蔭敘，功由祖父他力，不問學業有無。又如覃恩普轉（直升），功由國王，不論歷任淺深。於橫出中，有定散二善。故善導大師，立專雜二修。雜修者，謂散漫修諸善業，迴向莊嚴淨土也。專修者，身須專禮彌陀，不禮餘佛。口須專稱彌陀，不稱餘號，不誦餘經咒。意須專想彌陀（依正），不修餘觀。若專修者，十即十生，百即百生。若雜修者，千中或得三五人生。」

【願一切佛弟子，皆能修橫超三界之淨土法門，更要專修不雜，必能只一生而頓脫生死苦輪，齊諸聖而速證無上菩提。佛門中平常所用讚阿彌陀佛的偈

頌：「阿彌陀佛身金色……九品咸令登彼岸。」即瑛公所撰也。

諸上善人詠云：「傑出桐江暢本懷，日加淨業復清齋，

現前十願能成就，即是當來不退階。」

宋朝·臺州檀庵有嚴法師

有嚴法師，號檀庵，俗姓胡，浙江省臨海縣（古稱臺州）人。六歲，父母送至天臺縣北六里之赤城山崇善寺出家。十四受具，往東山，依神照法師，學天臺教觀，修法華三昧。晚年隱赤城山東峰，廬於檀木之旁，自號檀庵。嚴護戒律，一鉢之餘，不蓄分寸。善詩文，專修淨業。有懷安養故鄉詩，觀佛三昧頌，十六觀頌，臨行自餞詩，皆編入樂邦文類。建中靖國元年，夏四月，一夕見寶池中大蓮華，執音樂者數人來迎，乃作自餞詩示衆，後七日跏趺而化。入塔後，塔上有光如月，三夕方隱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醒諸上善人詠云：「行若冰霜繫念專，金池奏樂忽來前，

迷人不信生安養，看取臨行自餞篇。」

蓮池大師讚曰：「前法祥鏡光現於壁端，今嚴公月光現於塔上，皆身心瑩徹之明驗也。乃至光明滿室者，金光遍照江上數百里者，嗚呼！是可以僞爲乎哉。」

哉。」

性梵釋：法祥法師，是唐朝貞觀時人。少出家，修淨業。臨終見佛現形，佇立西壁，光明若鏡。香樂盈空，少時祥卒。

今摘錄懷安養故鄉詩如下：「屈指多年不歸去，論情凡事杳無涯，空煩父母倚門望，待孕池蓮九品華。幾年衣袂惹京塵，志氣凌雲莫自伸，南雁數聲鄉夢斷，秋風終夕淚痕頻。此回若不懷歸計，向後從誰結善鄰？請看路旁埋朽骨，其中多是未歸人。西方真淨本吾家，念憶歸程十萬賒，客路玲峴都已困，風塵孤苦最堪嗟。昔年容易別瓊樓，本也無心作遠遊，豈意而今髮垂雪，片懷長掛月西鉤。」

嚴公所述淨土修因，摘錄如下：「佛慈接物，方便多門。定善（得生）者，修心妙觀是也。散善者，十念念佛，亦得往生是也。佛力者，緣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念佛衆生，承佛願力，即得往生是也。法力者，如佛告蓮華明王菩薩，令誦灌頂神咒，加持沙土，散亡者屍，承是真言，生極樂國是也。事福回向者，如修觀經三福，回向莊嚴成淨土因，得生極樂是也。臨終求救者，（觀經下品）如僧雄俊，及張鐘馗，念佛得生淨土是也。是故無量壽經云：諸小行

菩薩，及修習少功德者，不可稱計，皆當往生。隨願往生經云：若人以亡者嚴身之具，堂舍園林而施三寶，其福最多，可拔地獄之殃，往生淨土。梵網菩薩戒云：請法師講菩薩戒，福資亡者，得見諸佛。（如上所舉）只可順教，談其易往，開人解脫之門。不可說於難生，塞彼菩提之路。」

宋朝·杭州靈芝元照律師

元照律師，字湛然，號安忍子。俗姓唐，浙江餘杭人。出家後，初依東藏寺慧鑑律師，專學毗尼。後從祥符寺神悟謙公，習講天習臺教觀。復從廣慈寺辯才法師受菩薩戒。博究群宗，以律爲本。常披布僧伽黎，杖錫持鉢，乞食於市。晚年住持杭州靈芝道場二十年，住衆數百，傳戒度僧，凡六十會。篤意淨業，每曰：「生弘律範，死歸安養；平生所得，唯一法門。」著有阿彌陀經及觀經疏，淨業禮懺儀，其餘著述數百種，編輯爲芝園集，皆流通於世。政和六年秋，命弟子諷觀經，及普賢行願品，趺坐念佛而化。西湖漁人，皆聞空中天樂聲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洞徹毗尼更立言，廣慈得法領芝園，

故鄉清泰思歸切，妙觀才成即返轅。」

敬摘錄淨業懺儀自序曰：「元照自下壇來，便知學律，但稟性庸薄，爲行不肖。後遇天臺神悟法師，苦口提誨，始知改跡。於是發大誓願，常生娑婆，作大導師。歷涉年歲，於淨土門，略無歸向。見修淨業，復生輕謗。後遭重病，神識迷茫，莫知趣向。既而病瘥，頓覺前非。自是盡棄平生所學，專尋淨土教門，二十餘年，未嘗暫捨。幾生逃逝，今始知歸，仍以所修，展轉化導。復自思念，以前不信淨土，謗法毀人，業因既成，苦果必就，曉夕慚惶。於是躬對佛前，苦到懺悔，普攝衆生，同修念佛，盡生淨土。欲常修習，故集諸文，撰成懺儀，第列十門，法在精專，後賢披覽，知我志焉！」

宋朝·杭州延壽寺清照律師

清照律師，字慧亨。不詳其出身。初依靈芝習律，後住杭州延壽寺，專修淨業六十年。每對人，必以念佛爲勸。建寶閣，塑二聖像，最稱殊特。有江自任者，忽夢寶座從空而下，云亨律師當升此座。適社友孫取士往生，師往炷香，歸謂其徒曰：「孫君已去，吾亦行矣！」乃集衆念佛，說古德偈曰：「彌陀□□稱，白毫念念想，持此不退心，決定生安養。」即端坐而化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闡蓮池大師讚曰：「六十年專修淨業，臨終瑞應何疑焉！世有以少時之力，而咎淨土之無徵，謬矣！」

亨公稱彌陀，心想毫相，即是持名與觀想不離的行法。而且六十年受持不退不變，故得成就淨業，自在往生，可作吾人之借鏡也。

宋朝·明州草庵道因法師

道因法師，字草庵，俗姓薛，今浙江省奉化人。十七歲受具足戒，從學於明智立法師。遍歷講壇，屢參禪室。讀四明十不二門指要鈔，有省，遂遙禮四明尊者為師。歷主永明、寶雲、廣受、治平諸大叢林，晚年住持延慶寺。乾道二年四月十七日，告別徒眾曰：「今將行矣，令舉其所述彌陀讚：『無邊剎海海涵空，海空全是蓮華宮，蓮宮周遍遍空海，空海獨露彌陀容。阿彌陀佛不生滅，難覓難拈水中月，絕非離句如是身，如是感通如是說。我與彌陀本不二，妄覺潛生忽成異，從今掃盡空有塵，父子天然兩相值。誓修三福勤六念，身口意業無瑕玷，我今以此念彌陀，不見彌陀終不厭。』」讚畢，隨眾念佛數百聲，再誦觀經，至上品上生觀，即斂念坐脫。越二日，頂上猶暖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宋朝·杭州喻彌陀思淨法師

思淨法師，俗姓喻，杭州人，自號淨土子。出家初侍擇瑛法師，聽講法華。後專念佛，暇則畫佛像，極為精妙。大觀初，於杭州北門創精舍，發願餽僧二百萬人，建十蓮華藏勝會。因此擴建精舍為寺，接待僧侶。年初，遇賊亂，獨自往賊營，願以一身代全城之命，賊悚然。每畫佛像，必先於淨室念佛，注想西方，必得彌陀光明現前，方敢下筆。多畫一丈六尺高大佛像。一日畫像時，見佛光滿室，良久乃滅，眾人皆瞻禮，於是世人稱其為喻彌陀。有人問他：「何不參禪？」他答曰：「平生只解念彌陀，不解參禪可奈何，但得五湖風月在，太平不用起干戈。」紹興七年冬，端坐室中，目想西方，經七日，忽起燃香供佛，歸座，跏趺而化。頂上經七日猶暖，異香不散（佛祖統紀載）

闡諸上善人詠云：「親觀慈容慧眼開，筆端三昧果寄哉，

光明相好重重現，贏得嘉名遍九垓。」

蓮池大師讚曰：「畫佛觀佛，善用者頗類。蓋畫能置人馬腹（如唐朝趙子昂畫馬，自己忽變成馬者），豈不能置人佛國耶？然則畫工畫佛，何以不往生？噫！問渠能空必淨，想必寂否？況畫工雜繪群形，喻老唯專一佛。專則觀也，非畫也。丹青者流，毋得假口於此。」

宋朝·華亭超果寺靈照法師

靈照法師，俗姓盧，浙江省蘭溪人。在當地寶慧寺出家，誦通法華、光明二經。數年後，往錢塘依香巖湛師學天臺教觀。復往吳興，依淨覺岳師，臺宗戶牖，無不通曉。元豐中，主虞山解空寺，繼主景德寺。熙寧中，遷主江蘇省華亭（今名松江縣）超果寺。每年春季，必開淨業社七日，參加道俗，常逾二萬人。連續數載，多獲靈驗。嘗於夢中，見西方二聖，跪而問曰：靈照一生誦大乘經，求生安養，可滿願否？觀音指其曰：「淨土不遠，有願即生。」又一次，深夜誦經，不覺入睡，忽夢普賢示身。遂發心造普賢像，誦經萬部，以莊嚴淨業。元佑五年冬臥病，謂侍者曰：吾往生安養之期已至，即面西趺坐而化。荼毗時，異香襲人，舍利流迸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宋朝·吳興瑩珂法師

瑩珂法師，不詳其出身。受業雪川（即雪溪，在浙江省吳興縣南）瑤山寶藏寺，酒肉無所擇。一日，忽自念梵行虧缺，恐墮惡道，向同住僧，取戒珠法師所編淨土往生傳讀之，大有感發。既而擇一室，面西設座，絕食念佛。越二日，夢佛及大士告曰：「汝壽尚有十年，且當自勉。」珂即白佛曰：「設有百

年，閻浮濁惡，易失正念，所願早生安養，承事衆聖。」佛曰：「汝志如是，後二日當迎汝。」至期，令衆誦彌陀經，師曰：「佛及大眾俱至。」寂然而化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解阿彌陀佛以本願力，慈悲接引衆生，往生極樂，無微不至，有願皆成。吾人讀本書，當可深信：只要衆生至心信樂，一心皈命彌陀，求生極樂。願見佛及菩薩者。願見光明。願見蓮華。願見寶地寶池，或西方種種聖境。願佛摩頂。願佛以衣覆身。願預知時至。願以銀臺換金臺。願以十年換二日。願見樓閣幢幡。願聞異香天樂。願坐、願臥、願住立、願拜佛時、願誦經時、願念佛時、願發願時而往生。皆令果遂，何願不滿？所以延壽禪師說：「奇哉！佛力難思，誠千古未有。」佛門中所用彌陀讚曰：「彌陀佛！大願王，慈悲喜捨難量。」古德說：「世出世間思惟遍，不念彌陀更念誰？」願一切與我同在生死苦海中的人，見聞生信，依靠彌陀，勤修念佛法門，跳出生死輪迴，同生極樂，乘願再來，廣度有緣，同成佛道，是所企禱也。

宋朝·杭州上天竺齊玉法師

齊玉法師，號慧覺。俗姓莫，今浙江省吳興縣人。早歲出家，日記數千言

。始參祥符寺神智法師，後依慈辯法師，受天臺教觀。後來住持雪溪寶藏寺，每歲終，建淨土會，率道俗修行念佛。告衆曰：「吾輩未念佛時，作諸不善，其罪無量。犯一吉羅，尚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，況犯篇聚重罪乎！唯有一心念佛，則念念中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，庶得出離地獄，成就莊嚴。況父母生我，令我出家，唯望度脫，以報重恩。若破戒墮落，何以爲人？何以爲子？」大衆聞者，無不傾誠懺悔，舉身自撲。宣和六年，遷居杭州上天竺寺。每於中夜頂阿彌陀佛像，行道念佛。建炎元年秋，一日謂首座曰：「床前多寶塔現，非吾願也。所願生淨土，見阿彌陀佛耳！可爲我集衆念佛。」首座鳴鐘，集僧衆百餘人，助念佛號。玉公云：「今已見佛」。即瞑目端坐而逝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關蓮池大師讚曰：「多寶塔亦佛國也，玉何以不願生？昔韋提希夫人，遍觀淨土，而獨求生安養，皆此類也。蓋非專一，功不能成。知此，可與言西方矣！」

宋朝·嘉興南湖道琛法師

道琛法師，俗姓彭，浙江省樂清縣人。年十八，受具戒。初學律儀，後習

天臺。尋主廣濟、廣慈名利。建炎二年，敕主資福院，賜號圓辯。自此以後，專修淨土。一日，於禪定中，見一老僧坐禪榻上，顧謂琛曰：「吾四明法智也。琛驚喜作禮，問曰：道琛於一家法相，未能通達，乞垂指教。老僧首肯之。覺而心地豁然，慧辯日進。紹興十一年，出主南湖（在浙江省嘉興縣），行法華三昧，感普賢菩薩放光。建淨土繫念會，每月二十三日，集道俗念佛，常至萬人。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集衆諷觀經，晝夜不絕。衆聞異香滿室。琛曰：「佛來接我」。即沐浴更衣，書偈曰：「唯心淨土，本無迷悟，一念不生，即入初住。」令衆諷誦法華安樂行品，未終卷，端坐而化。留龕彌日，貌如生。（佛祖統紀載）

琛公開示唯心淨土摘要云：「或問：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，爲當往生，爲即心是？若往生者，何謂唯心。若即心是，何故經云過十萬億佛土耶？答：當知十界四土，若淨若穢，不離我心。如天帝珠網，互入互攝。現前一心，即是千珠中一，彼彌陀佛土，亦是千珠中一。既我一珠能映衆珠，我珠之外，無復衆珠。則離我心外，無別淨土，故曰：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。須知，體非因果，一念唯心；迷悟既殊，因果宛然。彌陀果悟，我等因迷。故須欣厭心生，順

佛勸往，始得往生淨土，面見彌陀。如古德曰：『只緣即心是佛，須假修行。』即此意也。若了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，只一念三千融妙之法，十萬遐方之淨土，皆不爲礙（作念即生）。何以故？以心具故，以融攝故，故得如斯。」

闡此節開示，與前面道因法師所作彌陀讚偈，含意相同。皆明唯心自性，則生佛不二；欣厭求生，則非不二。不二故，不從他覓。非不二故，不礙求生。又不二故，凡情斯盡。非不二故，聖解俱亡。如此見佛生淨土者，則終日娑婆，終日淨土。念念彌陀現前，時時觀音來接，可謂真見彌陀者也。其或不然，則咫尺千里。如真歇了禪師所作淨土宗要云：「淨土不離衆生心，是三無別。極樂遍在一切處，舉一全收。如帝釋殿上，千珠寶網，千珠光影咸入一珠，一珠光影偏入千珠。雖珠珠互偏，此珠不可爲彼珠。參而不雜，離而不分。一遍彰，亦無方所。彌陀淨土，即千珠之一。十萬億佛國，一佛一國，各千珠之一。聖人善巧方便，示人專念阿彌陀佛，乃千珠直指一珠，見一佛即見十方諸佛。微塵刹海，十世古今，一印頓圓（一念全收），了無餘法矣！」

元朝·天目山中峰明本國師

明本國師，俗姓孫，浙江杭州人。十五歲發出家心，嚴持五戒，日課法華

、圓覺、金剛諸經。嘗禮佛時於臂上燃香供佛，夜則經行不臥。後到天目山，參高峰妙公，遂從妙公剃度出家，眞修實證，大徹法源。高峰既示寂，本公行化四方，所至王臣歸依，龍象參詣。尋還山，廬於高峰塔下。元大德十年，出主師子院，尋謝去。諸達官多欲請其住持浙中諸名山大刹，本公固辭不就。仁宗皇帝以師禮待之，屢遣使者致敬，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。自此以後，人稱其爲中峰國師。帝賜金縷袈裟，改師子院爲師子正宗禪寺。本公道德巍巍，如泰山北斗。雖然單提向上，亦復弘揚淨土，密修淨業。慧辯無礙，能詩善文。著有懷淨土詩一百零八首，三時繫念佛事儀規，流通於世，皆導歸淨土。又嘗率諸同道，遇佛菩薩聖誕，及三元日，於觀音菩薩像前，發四十八願。至治三年八月十三日，於天目山東岡，手書別諸外護及法眷。明曰晨起，書偈云：「我有一句，分付大衆，更問如何，無本可據（諸法皆空意）。」置筆，端坐而逝，年六十一。示寂時，光明異發，白虹貫於山巔，露龕二日，貌如生。（中峰廣錄載）

闡諸上善人詠云：「天目山中獨坐時，王臣膜拜道巍巍，

禪心不離蓮華國，淨土詩成闡化機。」

摘錄本公所作懷淨土詩如下：(一)如來弘願二首：「①薄池無日不華開，四色光明映寶臺，金臂遙伸垂念切，衆生何事不思來？②動地驚天宣念佛，搥門打戶勸修行，問渠因甚忙如此，只怕衆生入火坑。」(二)苦勸迴羈五首：「①塵沙劫又塵沙劫，數盡塵沙劫未休，當念只因情未撇，無邊生死自羈留。②佛與衆生夙有緣，衆生與佛性無偏，奈何甘受娑婆苦，不肯回頭痛著鞭。③人間五欲事無涯，利鎖名羈割不開，若把利名心念佛，何須辛苦待當來。④深思地獄發菩提，父母家鄉勿再迷，痛策歸鞭宜早到，莫教重待日移西。⑤老來念佛正相當，去日無多莫暫忘，南無阿彌陀六字，是名越苦海慈航。」(三)一意西馳四首：「①六時叩問黃金父(彌陀)，赤子(衆生)飄零幾日歸？話到輪迴無盡處，相看不覺淚霑衣。②船上西來憶故鄉，四華池上晚風涼，飄零不奈歸心切，一片輕帆掛夕陽。③要結蓮華會上緣，是非人我盡傾捐，無時不作難遭想，歡喜同登解脫船。④要將穢土三千界，盡種西方九品蓮，仔細思量無別術，只消一箇念頭堅。」(四)發明心地二首：「①萬劫死生如重病，一聲佛號是良醫，到頭藥病俱忘卻，不用重宣母憶兒。②十萬餘程不隔塵，休將迷悟自疏親，剎那念盡恒沙佛，便是蓮華國裡人。」(五)執持名號二首：「①一串數珠烏律律，

百千諸佛影團團，循環淨念常相繼，放去拈來總一般。②心中有佛將心念，念到心空佛亦忘，撒手歸來重檢點，華開赤白問青黃。」

本公作報恩院記略曰：「秉一心爲禪，照萬法爲觀。其爲心也，圓湛虛寂，涉入無礙，不可以相求，不可以言得。舒之則萬法即之而彰，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。凡夫迷昧，引起輪迴，苦樂升沉，莫之能出。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，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。觀經以一佛，分觀十六，始則端坐靜室，注想一方(落日)，存注不休(淨觀成就)，與想俱泯(心境皆空)。所以一處功成(得念佛三昧)，諸像圓具。即見清淨願王，白毫亙天，紺目澄海，巍巍光明，殊特相好。然後即斯妙觀，於一切時，散作無邊莊嚴佛事。以之報國恩，則保無疆之永。以之報親恩，則一切怨親同時解脫，其爲報恩也，豈有量哉！」

元朝·廬山東林優曇法師

優曇法師，諱普度，俗姓蔣，江蘇省丹陽縣人。在廬山東林寺出家，篤修念佛三昧。後住丹陽妙果寺。元朝至大初，詔罷蓮宗。師大驚曰：吾承其教，將三十年，而亡於吾之世乎！即曰佛發誓，必復興蓮宗。著蓮宗寶鑑十卷，書

成上呈仁宗，乞復其教。帝允之，命爲教主，賜號虎溪尊者。至順初，臨終別衆，念佛而逝。世稱優曇宗主。（九江府志載）

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蓮社宗風力挽回，匡廬山勢更崔嵬，

誰知五濁眾生界，又見優曇一朵開。」

今摘錄蓮宗寶鑑云：「凡修淨土之人，灼然是要敵他生死，不是說了便休。當念無常迅速，時不待人，須是認真做始得。若也半進半退，似信似疑，到底濟得甚麼事，如何能出離輪迴。若是信得及，便從今日去，發大勇猛。專其心，一其意，常憶常念，心念不空過，念佛不離心。綿綿密密，如雞抱卵，常教暖氣相接，即是淨念相繼。如此把得定，做得主，靠得穩，直至盡生，永無別念，臨命終時，決定生上品。」優曇法師，又令念佛人提話頭云：念佛者是誰？或云：那個是我本性阿彌陀？謂是攝心念佛，參究念佛。今時吾人不必用此法，只用平常念佛，心口合一，攝耳諦聽，便能得一心不亂之效果也。

元朝·蘇州獅子林天如惟則禪師

惟則禪師，字天如，俗姓譚，江西省永新縣人。出家後，得法於中峰明本禪師。妙悟過人，建獅子林菩提正宗寺於蘇州。有臥雲、立雪二室，日坐其中

念佛。著淨土或問，勸人念佛。帝屢召問，稱疾不赴。後來臨終時，靈瑞不一，年六十九卒。（蘇州府志載）

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獅子巖前得指南，臥雲立雪驗來參，

禪師末後生蓮界，念佛休言落二三。」

今摘錄淨土或問云：「問曰：一生造惡，臨終念佛，帶業得生。然則我待臨終，然後念佛可乎？答曰：逆惡凡夫，臨終念佛得生者，乃是宿有善根福德因緣，方遇知識，方得念佛。此等僥倖，萬中無一。豈不見群疑論云：世間有十種人，臨終不得念佛。（一）善友未遇。（二）業苦纏身。（三）中風失語。（四）狂亂失心。（五）或遭水火災難。（六）忽遇虎狼吃人。（七）臨終遇惡友破壞信心。（八）昏迷致死。（九）軍陣死亡。（十）墜巖傷命。如此十事，尋常有之。或宿業所招，或現業所感，忽爾現前，不容迴避，便須隨業受報，向二途八難受苦受罪。到那時，要聞佛名都難了，那能念佛？直饒你無此惡緣，只是生病自死，亦未免風刀解體，四大分離，痛苦逼迫，恐怖張惶，念佛不得了也。便饒你無病而死，而世緣未了，世念未休，貪生怕死，擾亂胸懷。若是俗人，兼以家私未明，後事未辦，妻啼子哭，百種憂煎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你只是小病，問醫求藥，祈禱懺悔，

雜念紛飛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你只是年老體衰，困頓憂惱，向個衰惱身上，左安右排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你正是少壯，狂心未歇，事務相關，東攀西緣，胡思亂想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你清閒自在，有志修行，稍於世相中，照不破，放不下，把不定，隨境而轉，隨他顛倒，念佛不得了也。試看年老病之時，少壯之日，稍有一事在心，早是念佛不得，況待臨終時而能念佛乎？你真痴人說痴話，敢保你錯用身心了也。豈不見道：有爲之功，多諸過咎，天堂未就，地獄先成，生死未明，皆成苦本。眼光落地，受苦之時，方知平生所作，盡是枷上添枷、鎖上添鎖，失卻人身，萬劫難復，鐵漢聞之，也須淚落。當思人生在世，能有幾時？趁未老未病之前抖擻身心，撥棄世事，得一日光陰，念一日彌陀，得一時工夫，修一時淨業。由他臨命終時，好死惡死，我之往生資糧，預辦了也。我生西方，穩當了也。若不如此，後悔難追。」

元朝·杭州下天竺蒙潤法師

蒙潤法師，字玉岡，俗姓顧，海鹽（今浙江省嘉興）人。年十四，從嘉興白蓮寺古原法師出家。方禮伽藍神，像皆仆。古原法師授以天臺教觀，皆能領解。因苦學得病，修請觀音懺七七曰，疾便癒，心倍明利。尋主嘉興德藏寺，

日講法華。後退居於杭州龍井白蓮庵，專修念佛三昧。復出主下天竺寺，率衆修法華三昧，感普賢放光，現諸瑞相。居三年，一日呼弟子至，開示止觀安心之旨。已而告曰：吾生緣已盡，茲唯其時，驟稱佛號數百聲，泊然而化。生平專修念佛，晝夜無間。行般舟三昧，以九十日爲期者，凡七次。修法華、金光明、大悲、淨土等懺，以七七爲期者甚多。（明高僧傳載）

關潤公修持淨業之精嚴，古今少有。行般舟三昧七次，真可謂常精進菩薩，那有不上品上生呢！

明朝·海鹽天寧寺楚石梵琦禪師

梵琦禪師，字楚石，俗姓朱，浙江省寧波象山。母張氏，夢曰墮懷而生琦。師在襁褓中，有神僧撫之曰：此兒佛日也，故小字曇曜。自幼知有西方阿彌陀佛，晨朝十念，無有廢忘。九歲於嘉興永祚寺，依族祖晉翁洵師剃度，十六歲受具。閱楞嚴經有所省悟，到徑山參元叟端公，不契。尋應詔書寫大藏經，至北京。一夕聞西樓鼓聲，豁然大悟！述偈曰：「崇天門外鼓騰騰，驚劄虛空就地崩，拾得烘爐一片雪，卻是黃河六月冰。」還徑山，謁元叟，遂蒙印可。後出主嘉興福臻寺，永祚寺，本覺寺，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。再主報恩寺。

、光孝寺、天寧寺，尋退隱永祚寺，築室號西齋，一意淨業。定中，見大蓮華，充滿法界。阿彌陀佛，相好端嚴，坐於華上。眉間白毫，放出光明，光中現出西方聖境。觀音勢至在佛左右，海眾圍繞。因作懷淨土詩傳於世。洪武初，三次爲帝召說法，皇情大悅。不幾年，在天界寺，集經論，將入奏，忽示微疾。越四日，沐浴更衣，書偈曰：「眞性圓明，本無生滅；木馬夜鳴，西方日出。」謂同道夢堂噩公曰：師兄，我去矣！公曰：子往何去？答曰：西方。噩曰：西方有佛，東方無佛耶？琦厲聲一喝，泊然而化，年七十五歲，荼毗齒舌數珠不壞。（角虎集載）

解諸上善人詠云：「默坐西齋觀佛境，緣師實證面無慚，

聲香味觸常三昧，多少禪流只解談。」

蓮池大師讚曰：「本朝第一流宗師，無尚於楚石矣。築石室匾曰西齋，自號禪人而淺視淨土者，可以深長思也。」

蘧菴大師讚曰：「西齋和尚，禪門之上達也。觀其自童幼至於耆年，孜孜以淨業爲務，精修密鍊，不捨晝夜。發爲歌詩，皆三昧心中之所流出，宗說兼暢，教禪圓融，掃蕩建立，變化萬殊。以其才識之淵博，尙留心淨土有如此者，

然則念佛之行可忽哉？」

琦公定中見蓮華三聖，及海眾圍繞，西方聖境，凡念佛人，都可效法觀想。若能如此存想於心目中，何慮不生淨土，不見彌陀呢！今摘錄西齋淨土詩十首如下：（一）苦勸迴轍——一、少年頃刻老還衰，須信無常日夜催。九十六家邪智慧，百千萬劫受輪迴。不存實界華池想，爭得刀山劍樹推。但自淨心生極樂，此中賢聖許追陪。二、忙裡偷閒亦在人，人生誰滿百年春。送迎畢竟無時了，悲喜交煎逐日新。休念功名唯念佛，但憂道業勿憂貧。忽然鐵樹開華也，妙轉如來正法輪。（二）翻然嚮往——一自飄蓬瞻部南，倚樓長嘆月纖纖。遙知法會諸天繞，正想華臺百寶嚴。此界猶如魚少水，微生只似燕巢簷。同居善友應懷我，已築浮屠欠合尖。（三）一意西馳——一、人生百歲七旬稀，往事回觀盡覺非。每哭同流何處去，閒拋淨土不思歸。香雲瑪瑙階前結，靈鳥珊瑚樹裡飛。從證法身無煩惱，況餐禪悅永忘饑。二、日夜思歸未得歸，天涯客子夢魂飛。覺來何處雁聲過，望斷故鄉書信稀。幾度開窗看落月，一生倚檻送斜暉。黃金沼內如船薄，想見華開數十圍。（四）執持名號——一、咫尺金容白玉毫，單稱名號豈徒勞。晨持萬遍烏輪上，夜課千聲兔魄高。歲閱炎涼終不倦，天真母子會相

遭。如何說得娑婆苦，苦事紛紛等蜩毛。二、閒中獨坐面西方，手把輪珠念不忘。佛號能令心地淨，舌根便作滴華香。陣陣日到衡山處，閃閃金浮滿室光。此境此時無別想，許君親見鼓音王（即阿彌陀佛）。（五）聖境現前——西望紅霞白日輪，仰觀寶座紫金身。一方土淨方方淨，當念心真念念真。生極樂城終不退，盡虛空界了無塵。向來苦海浮還沒，何幸今爲彼岸人。（六）發明心地——參禪只是自明心，作佛何須向外尋。動靜去來真極樂，見聞知覺古觀音。高懸慧日三千界，普現慈光百萬尋。把本修行須念佛，神仙也要用功深。（七）廣度衆生——稱性莊嚴依報土，隨機勸發信心人，願求功德池中水，盡滌娑婆界上塵。

明朝·四明山妙叶法師

妙叶法師，浙江省寧波（鄞縣）人，元明之際，在四明山出家。精研天臺教觀，專修念佛三昧，著寶王三昧念佛直指一卷，後人編入淨土十要中。另著破妄念佛說，又名直指心要，是糾正一般執理廢事的佳作，亦附於十要中。今摘錄其要語云：「依正色心，因果淨穢，雖同一心，而實不妨一一自分，各住其位。以一心故，雖淨穢不同，所求（淨土）不出於真心。以自分故，雖一心，而必捨穢取淨也。捨穢取淨，則感應道交，見彼本性彌陀。了悟一心，則淨

穢自分，可悟唯心淨土。如是而修，如一滴投海，便同一味，方知大海即自己也，豈有一行虛棄，不成功德者哉！是故凡求生（淨土）者，當深起勝願行。念念求生，正是無念無求無生。何故？即精修是無修，非不修是無修也。人命無常，轉眼來世，塵事連環，鈎鎖不斷。若不能一刀割斷，起願力行，盡力一跳，焉得應念生彼（淨土）。我今作禮，奉勸佛子，當一心而行也。」（淨土聖賢錄載）

明朝·杭州淨慈寺可授法師

可授法師，字無旨，俗姓李，浙江省臨海縣人。年十二出家，十九歲得度受具。參杭州靈隱寺普覺明公，問答之頃，疑情頓釋。出主大雄山安聖寺，後主隆恩寺、真如寺、龍華寺，於寺之西塢作休庵，日修念佛三昧。明洪武六年，住持杭州淨慈寺。居一載，忽集衆教誡畢，擊鼓而退，示微疾，端坐西向曰：「吾將往生矣！弟子請書偈，師曰：吾宗本無言說。乃合掌稱佛號，聲漸微而寂。（淨土聖賢錄載）

明朝·曹溪南華寺澄印德清禪師

德清禪師，字澄印，別號憨山，俗姓蔡，金陵（今南京）人。母洪氏，夢

觀音抱送童子而孕。及誕，白衣重胞。週歲，患病將死，母祈求觀音菩薩，許願病好捨之出家，尋癒。年十九歲，在江蘇省江寧縣報恩寺，依西林長老出家，依雲谷禪師住天界寺參禪。後數年北遊遍參遍融、笑巖諸尊宿。到嵩山少林寺，訪初祖面壁處。適逢郡守陳公刻肇論，請師校對，校到不遷論，有「旋嵐偃嶽而不遷」句，豁然大悟，曰：「快哉！諸法真是無去來也。生來死去之疑，從此永釋。書偈曰：『生死晝夜，水流花謝，今日乃信，鼻孔向下。』」明日，同參妙峰見而恭喜曰：「且喜有住山本錢了。」師往愍山住，一日粥罷經行，忽爾立定，不見身心世界，唯一大光明圓滿，無邊山河大地影現其中。出定後，覺身心了不可得。作偈曰：「瞥爾一念狂心歇，內外根塵俱洞徹，翻身觸破太虛空，萬象森羅從起滅。」自此湛然度日，一切聲色無礙，知見頓空。一夕，夢中見阿彌陀佛，聖相炳然。師此後便專心念佛，曾刺血書華嚴經，每下一筆，念佛一聲，久之動靜一如。萬曆十年，居山東省青島市海上之牢山，李太后命輸金造寺，賜額曰「海印」。後來朝廷因侵占事，師被連得罪，遣戍雷州（今爲海南島）。師所至冠巾說法化衆，疏釋大乘經論，如是經過二十餘年。後奉恩詔，恢復僧服。過廬山，結庵五乳峰下，效遠公六時刻漏，精修淨業。

有淨土捷要，又名雙徑錄，流通於世。數年後，出主曹溪南華寺。天啓二年十月示微疾，謂門人曰：「老僧世緣已盡。沐浴焚香，端坐念佛而逝，有光燭天，年七十八歲。全身不壞，仍供奉於南華寺。」（夢遊集、角虎集載）

解性梵讚曰：「世出世間一肩挑，充軍說法兩無差，

禪淨雙修垂典範，肉身不壞駐南華。」

今錄其開示二項如下：

(1) 示修淨土法門——海陽禪人，遠參匡山，求授戒法，命名曰深愚。拈香請益云：弟子某，發願求生西方淨土，結法侶若干人，同會一處，專修淨業，願乞慈悲，指示法要。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佛說修行出生死法，方便多門，唯有念佛求生淨土，最爲捷要。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、普賢妙行，皆究竟指歸淨土。如馬鳴、龍樹，及此方永明、中峰諸大祖師，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。此之法門，乃佛無問自說，二根普被，四衆齊收，非是權爲下根設也。經云：欲淨佛土，當淨自心。惟今修行淨業，必以淨心爲本。要淨自心，先要戒根清淨。以身三□四意三，此十惡業，乃三途苦因。今持戒之要，先須三業清淨，則心自淨。若身不殺不盜不淫，則身業清淨；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，則口業清淨；意

不貪不瞋不痴，則意業清淨。如此十惡永斷，三業冰清，是爲淨心之要。於此清淨心中，厭娑婆苦，發願往生安養，立念佛正行。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，先斷外緣，單提一念，以一句阿彌陀佛，以爲命根。念念不忘，心心不斷，二六時中，行住坐臥、拈匙舉筷、折旋俯仰、動靜閒忙，於一切時，不愚不昧，並無異緣。如此用心，久久純熟，乃至夢中，亦不忘失，寤寐一如，則工夫綿密，打成一片，是爲得力時也。若念至一心不亂，則臨命終時，淨土境界現前，自然不被生死拘留。則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，此必定往生之效驗也。然一心專念，固是正行，又必資以觀想，更見穩密。佛爲韋提希，說十六妙觀，故得一生取辦，今觀經現存。若結淨侶同修，任各志願，於十六觀中，隨取一觀。或單觀佛，及菩薩妙相，或觀淨土境界，如彌陀經說，蓮華寶地等，隨意觀想。若觀想分明，則一六時中，現前如在淨土。坐臥經行、開眼閉眼，如在目前。若此觀想成就，臨命終時，一念頓生。所謂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此唯心淨土之妙旨也。如此用心，精持戒行，則六根清淨。永斷惡業煩惱，則心地清淨。觀念相繼，則妙行易成。淨土真因，無外此者。若但口說念佛，求生淨土；而淨戒不持，煩惱不斷，心地污穢，佛說是人，永不成就。是故行人，要

以持戒爲基本，發願爲助因，念佛觀想，爲正行。如是修行，若不往生則佛墮妄語矣。」(2)示念佛切要——「念佛求生淨土一門，元是要了生死大事。故云：念佛了生死。今人發心，因要了生死，方纔肯念佛，只說佛可以了生死。若不知生死根株，畢竟向何處了。若念佛的心，斷不得生死根株，如何了得生死？如何是生死根株？古人云：業不重不生娑婆，愛不斷不生淨土。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。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，皆愛慾之過也。推此愛根，不是今生有的，也不是二三四生有的，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，生生世世，捨身受身，皆是愛欲流轉，直至今日，翻思從前，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？如此愛根種子，積却深厚，故生死無窮。今日方發心念佛，只望空求生西方，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，何曾有一念斷著？既不知生死之根，則念佛一邊念，生死根只聽長。如此念佛，與生死兩不相關。這等任你如何念，念到臨命終時，只見生死愛根現前，那時方知念佛全不得力，卻怨念佛無靈驗，悔之遲矣。故勸今念佛人，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。而今念佛，念念要斷這愛根。即日用現前，在家念佛，眼中見得兒女子孫，家緣財產，無一件不是愛的，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。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，不知正念佛時，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

得下。直如正念佛時，只說念不切，不知愛是主宰，念佛是皮面，如此佛只聽念，愛只聽長。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，回光看看，這一聲佛果能敵得這愛麼？果然斷得這愛麼？若斷不得這愛，畢竟如何了得生死？以愛緣多生習熟，念佛纔發心，甚生疏，又不切實，因此不得力。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，則臨命終時，畢竟主張不得。故勸念佛人，第一要知爲生死心切，要斷生死心切，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，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。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，方才了得，晚之晚矣！所謂『目前都是生死事，目前了得生死空。』如此念念真切，刀見血，這般用心，若不出生死，則諸佛墮妄語矣！故在家出家，但知了生死心，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，豈更有妙法哉。」

明朝·杭州徑山覺浪道盛禪師

道盛禪師，字覺浪，福建省建甌縣人，俗姓張。十九歲，見父親去世，因發出世心，遂往瑞巖剃髮出家，在博山受具。謁東苑，師資相契，承受衣拂。盛公願廣悲深，匡正時弊，單提一句阿彌陀佛，弘揚淨土法門。曾開示云：「念佛須以全提一心不亂爲準則，令衆生發真歸元，不爲妄想之所轉耳。佛說阿彌陀經，更不分真別妄，較論權實、頓漸、偏圓、大小。直是全提一心不亂，

清淨解脫之法。令一切念佛人，皆得頓發自性清淨心，超越世出世法，成就不可思議功德。此經大旨，妙在不立依真起妄，返妄歸真。但述彼國依正莊嚴，皆是彌陀一心清淨行願之所成。若有善根之人，執持彌陀名號，發願往生，不論一日或七日，但能一心不亂，自然頓斷生死命根，現前感應道交，即時親見彼佛及諸聖衆。豈非『臨終西方境，分明在目前。』此乃吾人自心佛性現量所成就之功德莊嚴哉！六方諸佛，恐此土衆生，對此經但教一心持名，不假方便，即得成就如是莊嚴，深信不及。所以異口同音，稱讚我佛一心持名之法，此是衆生難信之法，是諸佛難行之事，汝等衆生，當信一心念佛，是諸佛已經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之所護念者也。佛正以一切衆生，病在多知多見，是故但教彼一心持名，不假觀行，自成觀行之功。」（角虎集載）

解盛公的開示，可與善導大師提倡持名專修之法，互相發明。亦可與八祖九祖的彌陀疏鈔及要解，相互印證。此與徹悟祖師所說：「念佛一心不亂，爲淨宗歸宿。」同一意趣。淨業行人，要緊是在能全提佛號，一心不亂，要有如禪宗祖師說：「一念萬年去！即一心不亂也。修禪修淨，豈有二轍耶？」

明朝·黃州無名僧

無名僧者，居今湖北省黃岡縣（古稱黃州）行化。專念阿彌陀佛，晝夜不輟。隨其所見，皆稱阿彌陀佛。崇禎十六年，張獻忠攻黃州。師在城牆上，夜間高聲念佛，軍士恨之，縛投城下，不久師復在城上念佛。軍士又投之城下，如是四次。每東城下，則西城上，軍士稟告總戎，乃敬禮之。一日行街中，見一雞，師乃高聲念佛，雞亦隨聲而念。黃州大饑，人相食，師出城外，饑民持刀，化師捨身。師解衣示衆云：隨我念佛千聲，可食我。念至數百聲，饑民欲加刃，忽見兵馬從空中來，饑民驚散，而師已在城中矣！有皈依弟子巨公錢某，懇求開示修行之要。師云：一心念阿彌陀佛。復云：我行後，汝有疑，可問覺浪，此明眼人也。後不知其終。（西舫彙征載）

闢世人多有認為學禪學密，可以得神通。殊不知，能將一句彌陀，念到一心不亂，一切神通妙用，乃至一切莊嚴功德，皆在其中。不信，請看黃州無名僧，請讀徑山覺浪禪師的開示。

性梵讚曰：「無名無姓一孤僧，口念彌陀不簡單，

現出神通及妙用，一心不亂即無難。」

明朝·天臺山幽溪無盡傳燈法師

傳燈法師，字無盡，俗姓葉，浙江省衢州（今爲衢縣）人。少從進賢映庵禪師剃度，隨謁百松法師，聞講法華，即有契悟，松公授以袈裟。一生修法華、光明、彌陀等大乘懺，無虛日。卜居幽溪高明寺。先有葉祺者葬親寺後，夢神告云：此聖道場地，將有肉身菩薩，大作佛事，可速遷。祺不信，俄舉家病困，懼而徙焉。次日，燈公至，即其地立天臺祖庭，學侶雲集。燈公於講授外，奉慈雲所訂淨土行願爲日課。嘗於新昌大佛前，講自著之淨土生無生論，每登座，衆聞天樂盈空，講畢乃寂。又述淨土法語一卷，最爲切要，皆編入淨土十要中。註解楞嚴、淨名經等，必披衣趺坐。前後應講席七十餘期。至年七十五歲，預知時至，以手畫空，書妙法蓮華經五字，復高唱經題，屹然而化。（錄自法華持驗記）

今摘錄開示淨土法語云：「蓋凡修行，求出離生死，須仗三種力：一自力。二他力。三本有功德之力。若惟務自修，悟明心地，出愛欲河，謂之自力。諸佛苦口叮嚀，極言稱歎，極樂世界，念阿彌陀佛一門最爲究竟。悟此者，達衆生心與佛心平等，唯心淨土與彌陀佛土無差。修此者，獲妙觀與妙境相符，自力與他力兼濟。況引發性具之本有功德力，得以全彰，故得娑婆報滿，淨土

現前，蓮華化生，永無退轉。然說之匪艱，行之爲難，求其最真切教誡者，莫要乎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極樂。」夫念佛以一其心，懇切持名，專志不亂，此吾所當盡心者。念之而不能一心，無他，爲情愛所牽也。故念佛求生淨土之人，有娑婆一愛之不輕，則臨終爲此愛所牽，而不得往生，況多愛乎！念佛有一念之不一，則臨終爲此念之所轉，而不得生，況多念乎！有一物之不忘，愛也。有一念（妄念）之不遣，愛也。有一愛存於懷，則念不一。有一念之不歸於一，則不得生。凡有志往生者，於娑婆之愛，曰務求其輕。極樂之念，曰務求其一。或問：輕愛有道乎？曰：輕愛莫要乎一念。又問：一念有道乎？曰：一念莫要乎輕愛。蓋念之所以不能一，由散心逐境紛馳之使然。故娑婆有一境，則衆生有一心。心生故，種種法生；法生故，種種心生，心境交馳，塵沙莫盡。愛苟不忘，念能一乎！故欲一其念者，莫若輕其愛；欲輕其愛者，莫若一其心。一其心者，莫若杜其境。衆境皆空，則萬緣都寂，一念自成。一念若成，則愛緣俱盡。欲愛之與佛念，勢不兩立，若明暗之相背也。所謂杜境者，非屏除萬有，非閉目不觀也。情在物在，情空物空。情空而本性現，本性現而萬法空，萬法空而情愛息。體物虛，則情自絕；情自絕，則愛不生，而

唯心現，念自成一。愛非念一而不忘，念非忘愛而不一，兩者功夫，初無間然。一念之道有三：曰信、行、願。信解既備，應當念佛修行。行門有二：正與助也。正行復二：一稱名，二觀想。若□稱佛名，繫心在佛號，聲聲相續，心心不亂，設心緣外境，攝之歸一。此須生決定心，斷後際念，廢棄世事，放下萬緣，畢竟要念成一心不亂而後已。持名與觀想，要當相須而進。凡於行住睡臥時，則一心稱名。凡於趺坐時，則心心作觀。行倦則趺坐以觀佛，坐起則經行以稱名。苟於四威儀中，修之不間，往生西方必矣！有一種微妙助行，當於歷緣對境，處處作西方想。見一切人，皆西方法眷，見一切境，皆西方樂土。發願往生，有通有別。通則有古德所立回向發願文。別則各隨自己之意所立。通忌隨人語轉，別則自己標心，克志進取。如此信行願三法，可謂生淨土之大綱，觀彌陀之寶筏，一切淨土法門，不外乎是矣！」

明朝·杭州理安寺佛石法師

佛石法師，號法雨老人。俗姓戴，浙江杭州人。母夢僧以僧伽黎覆體而生。襁褓惡聞腥膻。十四歲禮淨明禪師剃度出家。十八歲於雲棲蓮池大師座下受具足戒。習天臺教觀，謁紫柏大師於金陵（即今南京），親承授記。臨行囑師

曰：「良賈深藏」。還杭州至九溪十八澗，喜其幽異，跣坐達曙，有一虎來繞師不去。師囑曰：「此地我若有緣，汝須速去。言訖，虎即點頭而去。師於是構一小茅蓬居住，專修淨業。一日掘地，得殘碑，知此地爲古理安寺址，遂募緣重建，名流緇侶，相繼踵至。師性孤卓，不勤世緣，晚年謝客，避居峰頂，構一室開一壙。曰：「吾生可棲此，死可葬此。」崇禎九年七月十五日，忽示微疾，謂弟子曰：「今日晴朗，吾欲遠去。」弟子曰：「師方病，欲何往。師曰：「汝謂吾病耶！」扶杖出寢室，盤跏趺坐，集衆囑咐後事。適有蔡居士至，師撫掌笑曰：「居士證明，餘不及待也。」弟子請留偈，師走筆書曰：「一句彌陀五十年，分明掘地討青天，而今好箇真消息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書畢顧視左右，投筆而逝。

明朝·南京寶華山寂光律師

寂光律師，字三昧，俗姓錢，廣陵（即今江蘇省江都縣）人。母感異夢而生。年二十一出家，初從雪浪習賢首教。後來徧參名宿，紫柏大師，蓮池大師皆器重之。在慧雲馨祖座下受具足戒，專精毗尼。馨祖中興律學，光師有力焉。江州道俗信衆，請住持廬山東林，師至，池中白蓮，不種自生，符遠公再來。

之讖。又於遠公塔龕中，得晉陶侃所奉文殊菩薩金像，慙山大師親目所見，特爲記刻石。光師在東林住六載，闡揚淨土，弘宣梵網戒，四方學者雲集。後遷江淮，江神爲之請戒。於維揚興石塔寺，掘地得舍利小金塔，及斷偈，有「坡公石塔得三昧」之句，名號符合。嘗演戒於金陵（即南京）大報恩寺，浮屠放光連續二十餘夜。都人請住寶華山寺，寺爲梁朝寶誌禪師道場，妙峰立銅殿於山顛。光師至，開千華大社，學侶輻輳，院宇重新。崇禎癸未年，奉詔主修報恩寺。宏光改元，金陵設壇懺薦，特賜紫衣白金，敕文武百官迎謁於寺，稱國師焉。乙酉年六月四日，寂於寶華山寺。臨終前二日，對侍者示往生之期，曰：「吾大明律師，說法利生四十年，於願畢矣，當與衆別。屆期，沐浴更衣跏趺坐，令衆念佛，端坐而逝，世壽八十六，法臘四十一夏，塔於寶華山，諡淨智律師。著有十六觀經懺法行世。（錄自寶華山誌）

清朝·南京寶華山讀體見月律師

讀體律師，字見月，俗姓許。其祖先，原是江蘇省句容人，從軍雲南，遂家於雲南省楚雄。體公不欲襲官，到雲南省劍川縣赤宕巖，修真煉氣三年。一日，遇僧人授以華嚴經，披閱大悟，遂出家。受具戒於三昧光律師。三昧律師

主寶華山，將示寂，授以衣鉢，爲寶華第一代祖。體公除弘律外，歸心淨土，曾修般舟三昧九十天，得證念佛三昧。從此四方道俗歸附，南北禮請開戒者，說法者，無虛月。一日，示微疾，曰：勿進湯藥，後七日，吾當行矣！至期，寂然而逝，年七十九。荼毗，見蓮華佛像騰於火中，獲五色舍利升餘。著有一夢漫言，流通於世。（錄自寶華山誌）

清朝·杭州文殊庵道徹法師

道徹法師，杭州人。出家於江蘇省江寧縣半山嶺之安隱寺。初參崇福寺及高旻寺諸長老，發明心地，繼而專修淨業。住杭州北門外四十里打飯橋之文殊庵中，結期閉關。室無長物，唯一桌一床而已。甫數日，得疾，困甚，自勉曰：「念佛正爲了卻生老病死，奈何以病而輟念佛耶！」因此持佛名益切。數日後，忽見金光照室，光中佛爲摩頂，得念佛三昧，病遂癒。此後，行住坐臥，了無異念，如是二年。三月望，期滿出關，升座說法畢，對衆曰：「吾將於七月望後西歸，汝等可來送。」及期，衆咸集，徹設盂蘭盆會。次日囑付住持，又明日設齋別衆。至中午，自入龕，瞑坐而逝。頃刻復開目謂衆曰：「與諸君遠別，可無一言乎！娑婆之苦，不可說，不可說。極樂之樂，不可說，不可說。」

。尙蒙記憶，但念阿彌陀佛，不久當相見。錯過此生，輪轉長夜，痛哉痛哉！」言訖便往生去，年四十八歲，事在乾隆十九年。（淨土聖賢錄載）

清朝·普陀佛頂山香燈師

香燈師，不詳其出身，亦忘其名。光緒間，居浙江普陀佛頂山大悲樓，任香燈師職事。無論閒忙，念佛不輟。所得觀施，悉以供衆結緣。向與一行堂僧友善。一日忽謂行堂僧曰：明晨早殿完，吾當西歸，勞兄一助，我去時，請擊大鐘二聲。行堂僧應諾，臨時且忘記了，至早粥後憶及始去。香燈師曰：吾候兄久，何故今始來，汝見此處諸多佛菩薩否？遂端坐念佛而往生。（淨土聖賢錄載）

清朝·南雄蓮社庵念純法師

念純法師，名智一，俗姓郭，江西省太和縣人。母夢白蓮而孕。誕生時，祥光滿室。十八歲登進士，歷任官都御史，廣東貴州二省巡撫，著有官箴青螺集。二十五歲，見朝廷衰敗，權臣當道，棄官出家，投江西省南城縣南丹霞山，從大素禪師剃度。受戒於杭州雲棲寺。參方十載，發明心地。後於江西南雄縣，創立南雄蓮社庵。專以淨土法門，自行化他，日課彌陀十萬聲，鑿放生池

四所，提倡戒殺放生。後來又建鰲山寺、青蓮庵，旃檀林等道場。著有禪淨雙修集、淨土詩等行世，度人甚多。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午時，無疾，忽告衆曰：「努力念佛，宏揚佛法。說畢，端坐念佛而逝，年七十三，僧臘四十八。不可思議的是，經過一百天，面貌如生，香氣不散。宰官紳耆善信，留其肉身供奉於蓮社庵，迄今二百餘年，還存在著。（淨土聖賢錄載）」

清朝·妙圓尊者如會法師

如會法師，世稱妙圓尊者，俗姓譚，北京人。世襲萬戶侯，幼茹素。三十歲出家，誓行頭陀，齋不著葷。前後共燃六指，以懺宿業。初至南方，唯事苦行。後爲道侶感發，一心念佛，遂得豁忘身世。見一切人，不作寒溫語。單己獨行，不蓄長物。心慈色厲，凡開示人，必猛厲懇切。嘗在水草庵，對人曰：「一心念佛，專求上品上生，便是向上第一義。汝等若不肯信，試看我將來得生淨土，方信此言不謬也。」順治五年秋，過江蘇淮安縣清江浦，衆共留之。未幾，以一衲贈萬德庵主人，囑之曰：「吾不久將去，特有一事相託。」主人曰：「方來，何即言去？」答曰：「西方去耳。可以遺身付河流中，普與魚蟲結淨土緣。」主人辭不敢。尊者曰：「茶毗後，以骨和麵粉，爲我結緣，如何？」

「主人應諾。因命購大燭好香，衆人莫測其意。至十月十九日，夜四鼓，忽呼主人曰：「爲我開大門，燒香燃燭。」主人點燭竟，寂然坐逝。遠近聞異香，皆來禮拜供養。世壽七十一，僧臘三十二夏。（靈峰宗論載）」

藕益大師讚曰：「淨土橫超，圓頓希有。諸佛讚揚，不可思議。生盲罔知，猶將別扣。妄擬融通，終成塵垢。唯我妙公，作獅子吼。一句彌陀，博施約守。末後光明，機緣非偶。稽首同歸，誓弗敢後。」

清朝·杭州蓮居庵大眞法師

大眞法師，號新伊，俗姓周，杭州（古稱武林）城東人。父某，母劉氏。師在襁褓，即能合掌稱南無佛陀。幼年常聚沙畫地爲佛塔，或趺坐觀鼻端。九歲，到蓮居庵，從紹覺法師受皈依，遂依止座下。年十五剃度爲沙彌，二十歲在雲棲寺受具戒。一夕，夢著僧伽黎，登高座，演般若，實得無作戒也。父母先後亦禮紹師出家，別室而居。父名方舟沙門，母名順修庵主。師奉養無怠，數十年如一日。紹師去世，師治後事畢，飄然遊方，無復人間世想。既數易寒暑，檀護迎歸，住持蓮居庵。著有唯識合響，兼授金剛寶戒，建大悲壇，兼修事理二懺，而教觀亦並舉矣！至七十一歲，自擇建塔之地。新秋，示微疾，自

忍後三日，集衆付院事，囑護持正法。越七日，沐浴更衣，趺坐持念珠，與衆同稱彌陀聖號。頃之，聲息俱寂，鼻垂玉筋過尺許，踰時頂猶熱。是爲七月二十五日午時，僧臘五十六，法臘五十一夏。先是，有周居士者，夢天樂迎師西歸，急偕親屬來受皈依。庵主道聲，預於七月初一，夢師坐蓮臺上。以此推論，往生淨土，夫何疑哉！（靈峰宗論載）

清朝·杭州古梅庵起信法師

起信法師，字香海，俗姓單，浙江富春人。父名華藏，博通內典明向上事。令信出家，往杭州淨慈寺求戒，教看誰字話頭。信窮參力究，兀坐一室，如木偶然。嘉慶元年七月望，登吳山，值夜分，見燈光互映，晃乎心目，有省。歸語其父，父令其徧參知識。至蘇州遇眞傳法師，傳公示其念佛法門。信即返杭州，閉關古梅庵，日課彌陀十萬聲。偶爲詩，都指歸淨土。著有念佛歌，人多傳誦。至嘉慶十七年十月十九日，卒於東園隱修庵。臨終盥沐易衣，念佛坐逝，逾時，頂可灼手。舉體入龕，輕如一氈。其父讀以聯句云：「頂煖決生安樂刹，身輕顯示涅槃心。」享年只三十七歲。（染香集載）

解今摘錄其念佛歌詞如下：念佛好，念佛好，萬事從頭一筆掃，幾回背父

走風塵，旅邸神魂多顛倒。不參禪，不研教，一鑪香篆縈繚繞，奔波肩擔沒來由，訪友尋師何日了。水自流，山自峭，靜裏觀來都入妙，笑他名利日忙忙，自在眞修誰能造。月沉西，鐘報曉，漫說容顏未衰老，古來賢哲若河沙，誰非白骨埋荒草。生寡交，死絕弔，氣盡皮囊便撇掉，土埋火葬總由他，不賸兒孫冤不肖。苦莫悲，喜莫笑，總是浮生夢未覺，大家拋卻瓜葛藤，逍遙請唱還鄉調。有一言，最簡要，世人如入羅網鳥，欲脫羅網何處求，唯有勸君念佛好。

└

清朝·杭州華嚴庵東瓜和尚

東瓜和尚，遺其名，俗姓孫，浙江杭州人。平常嗜食東瓜，人以東瓜和尚稱之。在杭州華嚴庵出家，爲人緘默。每日遊行街市，寒暑無間，經十餘年，人莫測之。與鄰庵僧慧照友好。將寂之前月，告照曰：新正六日，吾行矣！汝合來送我。屆期，赴法慧庵齋返，見照已在他房中，問照曰：汝何來？照笑曰：汝與我約，特來相送耳。東瓜和尚曰：不是汝說，我幾乎忘記了。遂盥沐更新衣，禮佛竟，謂照曰：既行，不可無語，爲我書偈，乃云：終日走街坊，心中念佛忙，世人不識，別有一天堂。怡然而終。（染香集載）

清朝·江西雩都蓮華山今彩法師

今彩法師，俗姓方，江西省雩都縣人。少即戒殺吃素，至二十歲後，出家於福建長汀縣報恩寺。具戒後，修苦行，先於贛州光孝寺任香燈，愛惜常住物，如護目珠。日以禮拜念誦爲事。繼徙寧都深山石室中，架松爲座，草褥薯食，以道爲樂，專修淨業。素性孤潔，不收徒衆，人重其德，代收四人，德森、德緣是也。德緣念師清苦，接回其寺供養。未幾，復往雩都蓮華山，自以木板建一小屋而居。終日閉戶誦經念佛，除早午二餐外，魚磬之聲，朗朗不輟，其清苦解脫，精修念佛，有如此者。凡造訪者，均囑以娑婆苦，西方樂，急求出離，是爲要務。須明識因果，修行世善，謹守戒律，誦經念佛，內外一如，始終不懈，才得往生。民國七年，師已七十四歲，十月初，示微寂，至初四日，斷飲食，念誦如常，夜深遂息。初五日早晨，其徒不見師起，叩門無應，入室視之，已端坐化去。左手仍執引磬，一如平常念佛時。頭略低，面微笑，與生無異。見者無不讚歎其神超淨域，定無疑矣！（印光大師文鈔卷四載）印光大師讚曰：切念末世僧人，每多懈怠，唯貪名利，不修道業。如師者，真可以爲末世楷模，因記之。

民國·四明山觀宗寺諦閑法師

諦閑法師，諱古虛，號卓三，俗姓朱，浙江省黃巖縣人。二十歲，投浙江省臨海縣白雲山出家。越二年，在天臺山國清寺受具戒。自此冬參夏學，遍參諸方耆宿。尤以敏曦法師最相得，敏公歎爲法門龍象。二十八歲，於杭州六通寺，開講法華，至開佛知見文，忽入定，久之出定，則辯才無礙，遂以弘法利生爲己任。復慮慧多定少，難免障道，乃掩關於浙江慈谿聖果庵。三年出關，受上海龍華寺請，再講法華。講畢，往金山住禪堂參究。後回國清寺修觀，得法於融祖，傳持天臺教觀第四十三世。從此終身講經，數十年來，雖講說相繼，而自修不廢。每日必持誦金剛、圓覺、觀經、行願品等，及念佛萬聲爲常課。朔望加誦梵網菩薩戒。中興溫州頭陀寺，天臺萬年寺，四明觀宗寺，杭州梵天寺，接待僧衆，造就僧材。以觀宗寺爲常住，辦有觀宗學舍，教觀並重，培育不少轉法輪將。中興臺教，四衆欽崇。一生教闡天臺，行專淨土。故凡講經，一一指歸念佛往生極樂。對於公益慈善，無不慷慨助成。著作等身，後入編集成諦閑大師全集，流通於世，嘉惠後學。民國二十年春夏間，在上海玉佛寺，無錫居士林二處講經，講畢，即示疾。回觀宗寺調治，決爲淨土之歸。雖無

若何痛苦，而飲食日減，身體日弱。次年夏，即將觀宗寺一切交付妥當，令門人寶靜等繼續弘持。至七月初二午前，忽向西合掌，良久云：佛來接引，老人將從此辭。旋令侍者具香湯沐浴更衣，繼命大眾在大殿念佛，復令人扶行，跌坐龕中。午後一時三刻，在大眾念佛聲中，安詳含笑而逝。時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也。世壽七十五，僧臘五十五，塔於慈谿五磊山（淨土聖賢錄載）

今摘錄開公所述勸發菩提心講義二項：(1)「我國有先天、無爲、長生，彌勒等教門，皆是邪道。其中以先天爲最盛。其祖號名鐵嘴蘭風，俗姓羅。其初亦曾研究法華、楞嚴等佛經，因他貪作祖師，故竊取佛經之文，雜己之見，撰五部六冊龍經，以爲他自己造作，尊爲法寶。推其原因，無非爲求利養，爲好名聞而已。人欲修行，遇此等邪師，墮入其中，只知向色身上，研究關竅命宮等。所謂：『六門關閉緊重重，看見世界黑洞洞。』以此爲功夫，便是邪道。

(2)「江蘇省蘇州，有一朱居士，是清朝的進士。有一天到蘇州虎丘山，入寺聽法師講金剛經圓滿回家。夕夢陰差五人，引他到一處，五人飲茶，朱欲飲被止。曰：你是聞佛法的人，不可飲。尋即醒。次晨乃依夢境，走到鄰家廚下，見新產六隻小狗，五生一死，朱即警悟，我若不聞佛法，則我已爲狗子矣。乃

發心讀誦金剛經，及念阿彌陀佛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。數年後，臨終，向親友告別曰：『我要生西方了。』親友咸集，朱居士便往園中攀樹枝，說偈立化，年七十九歲。」

民國·泉州福林寺弘一律師

弘一律師，名演音，號晚晴老人，俗姓李，名叔同，浙江省平湖人。少年才子，擅詩詞書畫，金石音樂，悉臻神妙。曾加入同盟會，主持上海太平洋報副刊，宣傳革命，爲南社巨子。創辦文化社、強學會、海上書畫公會，文名大著。民國六年秋，獨自到杭州西湖虎跑寺，斷食三星期，身心愉快，從此發心學佛，有出塵志。次年，三十九歲，乃辭去杭州師範教職，再到虎跑寺，禮了悟和尚出家。九月在西湖靈隱寺受具戒。此後即以持戒弘律，宣揚淨土法門，自行化他，隨緣而住。五十歲後，息影閩南，倡辦佛教養正院於廈門南普陀寺，培育僧材。平生私淑靈峰滿益大師，敬仰靈巖印光大師。雖律紹南山，教宗賢首，而行在彌陀，從不談玄說妙，惟示人以持戒念佛。曾勸人聽鐘聲念佛，依時鐘丁當丁當響聲，每一丁當念一字。或念八字佛者，以第一丁當念南無，第二丁當念阿彌，第三丁當念陀，第四丁當念佛。夜間如欲鐘聲較小時，可用

布蓋覆鐘上。又可將小鐘帶在身上，隨時間鐘聲，便照前法念佛，能得念佛無有間斷。而且到任何地方，其他雜音，都不致於入耳亂心矣！六十歲以後，常住泉州福林寺，息心念佛。民國三十一年春，師六十三歲，應請赴靈瑞山講經。講畢回到泉州，住溫陵養老院，中秋爲衆講經及淨土法要。八月二十三日示微疾，拒醫藥及探問，唯專念佛。二十七日絕食，唯飲水，二十八日寫遺囑，託妙蓮法師負責後事。九月初一日下午，寫「悲欣交集」一紙，交妙蓮法師，並囑其注意，如在助念時，見我流淚，此並非我留戀世間，是我得生淨土之情境所感也。說畢，即不再說話，唯默念佛號，至初四日戌時，在大衆念佛聲中，安詳往生。世壽六十三，僧臘二十四。荼毗獲舍利一千八百餘粒，舍利塊六百。（弘一大師永思集載）

今摘錄其開示二項：(1)青年佛教徒應注意四點：一、惜福——我們即使有十分福氣，也只好享受二三分，所餘的可以留到以後去享受。能發大心，願以我的福氣布施一切衆生，共同享受，那更好了。二、習勞——要常常勞動，身體必定康健。凡事自己動手去做，不可依賴別人。三、持戒——想來生再做人，最低限度，也要能持五戒。隨自己的力量去受戒，萬不可敷衍門面，自尋

苦惱。四、自尊——自尊與貢高不同，貢高是妄自尊大，自空一切的胡亂行爲。自尊是自己尊重自己的德業，沒有看不起別人的意思。學佛或依佛出家，是非常尊貴的，怎麼可以隨隨便便，甚至自暴自棄，走到墮落的路上去呢？

(2)人生之最後：古詩云：「我見他人死，我心熱如火，不是熱他人，看看輪到我。」人生最後一件大事，豈可須臾忘耶！一、病重時——應將一切家事，及自己身體悉皆放下，專心念佛，希望往生極樂。病未很重時，應該服藥，但仍須精進念佛。病既重時，可以不服藥。若病重劇苦者，切勿驚惶，應作轉未來三途之苦，於今生輕受想，或作還債想。應請善知識，爲病者說法，舉其今生所修善事讚嘆之，令其心生歡喜，自知承此善業，必生淨土。二、臨終時——若自欲沐浴更衣者，可順其意而爲。若言不要，或已口不能言者，不須強爲。臨終或坐或臥，皆隨其意，未宜勉強。臥時，或左側右側，任其自然更好。大衆助念時，應請阿彌陀佛接引像，供在病房，令其瞻視。宜輪班助念，相續不斷。怎樣念，先問病人，隨其意樂，或四字，或六字，或快或慢。用大鐘大磬大木魚，其聲宏壯，能生誠敬正念。或不用引磬木魚，都可以，隨其所好，萬勿固執。三、命終後——已命終，必須經過八小時後，始可搬動，或浴身

更衣。命終前或終後八小時以內，家屬千萬不可哭，盡力幫助念佛，助其往生，乃於亡者有益。但能平日信願真切，臨終正念念佛分明者，即可證其往生。八小時後著衣，用布攪熱水，圍於亡者肘膝，不久即可柔軟轉動如生人。殮衣宜用舊的，新衣施人獲福。喪葬宜節約，不可奢侈。四、荐亡——開弔宜用素，萬勿用葷。七七曰內欲延僧衆荐亡，以念佛爲主，人人能念，最爲切實，能獲莫大利益。家屬要隨念，但男女衆不可混雜。七七以後，亦應常行念佛追荐，以盡孝思。五、結語——吾人臨終乃是一生之臘月三十日，爲人生之最後。若平時未將往生資糧預備妥當，必致手忙腳亂，或惡業現前，如何解脫生死？雖有他人助念，自己必須平日修持，乃可臨終自在往生，奉勸早預備才好。

民國·淮安地藏寺守念法師

守念法師，名能修，俗姓金，江蘇省東海縣人。六歲喪父，即隨母親茹素。十九喪母，二十五歲，投江蘇灌雲縣東北之雲臺山海天洞，禮隆紹長老，跪求出家，自晨至午，長老憫其誠，始爲剃度。民國九年，師三十四歲，長老命往寶華山受具足戒，臨行囑曰：一句彌陀，自利利他，切不可忘。戒期圓滿，朝安徽九華山，次春到浙江寧波阿育王寺，虔誠拜佛舍利三年，感見舍利放金

光，是夜夢觀音菩薩授其大悲咒。從此以後，日持大悲咒八十遍，念阿彌陀佛五萬爲定課。民國十三年朝普陀山，築茅蓬，居二年。旋住江蘇鎮江金山寺。二十一年春至江蘇淮安縣湖心寺，住藏經樓，閱藏四年。二十八年春被請爲當地定善寺念佛堂，兼放生庵念佛堂堂主，領衆念佛。二十八年住持地藏寺，悉除原有之十王會，更生會、仙爹仙奶等，訂立寺規，日課六枝香念佛。三十二年秋，寶應縣萬緣庵念佛堂，虔誠禮請，臨行語昌田師曰：吾當於十月初六日西去，萬緣庵雖強吾行，不久當歸。果於十月初二日返寺，昌田師見其無病，問：何知即當西歸？師云：吾偶入定，見觀音大士放船來接，故知往生時至。問何時生何品？答云：初六辰時，下品上生。旋即微感不適，日進薄粥半盃，面西而臥，念佛不輟。屆時，自起沐浴，搭衣展具，向西頂禮三拜，跏趺朗誦大悲咒七遍而逝。年五十七歲。（弘化月刊載）

民國·蘇州靈巖山寺僧

靈巖僧者，寡言笑，惟事念佛。有人與語，皆以念佛作答。雖同住多年之道友，亦從未交一言，故皆不知其姓名年籍。對曰抗戰勝利後，住靈巖山寺念佛堂數年，每日隨衆念佛六枝香。每枝香一小時半，加早晚課誦大回向，平均

一日約十二小時。每年陰曆十月十五日夜誦戒畢，起精進七，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圓滿，足七十日。每日早課加香一枝，夜則延長一小時，不上殿，不上供，除早課彌陀經一卷，及晚間大迴向外，惟持一句佛號，綿密不斷，俾得一心不亂爲宗旨。某年於精進佛七中，一枝香念畢，衆聞引磬聲，起立拜佛。可是此僧仍坐不動，人以其入定，未敢驚擾。迄第二枝香開始，仍巍然趺坐。維那師近前，呼之不應，推之不動，撫其口鼻，已氣絕往生了。（淨土聖賢錄四編載）

民國·雲南佛教會戒塵法師

戒塵法師，字滌吾，號大凡，俗姓邱，湖北省漢川人、年十九歲出家，初習禪，與虛雲和尚結爲禪侶。在陝西終南山住茅蓬，棲心禪悅。嘗遇疾，夢念往生咒不輟，忽見茅蓬皆作金色，光明湛寂，夢醒病亦癒。自知緣在淨土，從此乃專修念佛。清末，往雲南省雞足山，掩關三載，修般若行，兩足盡腫，堅持不懈。出關後，赴杭州，入華嚴大學，深入教海，著有華嚴一滴，沙門要覽，暮鼓晨鐘等。復往常熟佛壇寺掩關三年，篤志淨宗，輯有蓮社明訓，淨宗要語等書。出關後，弘講於大江南北。民國十五年秋，應真達法師請，住持蘇州

靈巖山寺，依印光大師意旨，手訂共住及念佛堂規約等，將靈巖寺改爲十方淨土道場。十七年八月應虛雲老和尚之邀，赴雲南省弘法，在昆明建淨業蓮社，倡導念佛。因性行篤實，戒律精嚴，熟諳教典，叩無不應，道俗皈依者數萬人。著有回頭是岸，指出外道之謬誤，導以淨土法門，救誤入歧途者不少。後於東林掩關三載，述關中寢語一卷。出關後，任筇竹寺住持，苦身率衆，寺宇煥然。赴雲南講律，晨起跌倒，臥疾。侍者調粥以進，師曰：白過中矣，吾持律數十年，豈犯於末後耶，但爲吾助念可也。入夜，正念分明，念佛坐脫於雲南省佛教會，時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也。世壽七十一，僧臘五十三。二日入龕，顏面如生，異香滿堂。七日荼毗，四衆執香恭送者，達數萬人。得舍利百餘粒，奉安於筇竹寺海會塔，遵遺命也。（虛雲老和尚年譜及弘化月刊88期載）

摘錄其著回頭是岸序云：「時當末法，衆生垢重，宏法大士勦出，外道乘間而入。多有附佛法外道，假托佛門，誑惑無知，而入外道。如元朝白蓮教之流毒，國家政令雖嚴禁，至今終無法肅清。且更演變爲青蓮、紅蓮、在理、白陽、紅陽、大乘、先天、瑤池、大道、雙香、十燭、清淨、普度、同善、有恒

、西華、萬全、復命、歸根、悟善、道德學社、龍華、九公道等，種種名目，遍於各地。不但愚者受其惑，而稍有智識者，亦多隨其流。因彼領恩以上之輩，能收徒衆，名利雙收。故彼邪徒，必盡力毀謗正法，自害害人。茲特將其邪說，逐一指破，令未入者，不遭其害。已入者，亦可回頭，故命名回頭是岸。

「所謂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雖劫運所致，亦外道所爲。故佛在經中說：末法之世，邪師說法，如恒河沙，令真修行者，總爲魔眷。如此看來，娑婆險惡之處，豈可居乎！切勸同胞，念佛發願，求生淨土，直至成佛。慎勿貪戀娑婆，遭此邪途，則幸甚矣！」

結論云：「自韓山童等作俑，創邪教於前，羅蔚群等續成於後，妄造種種邪書，前後不下數百種。其爲首者，屢托降乩，妄承天命，內則圖謀大位，外則詭言成仙。以吃齋傳道，爲其商標。以龍華普度，爲聚衆妙術。以偽經邪符邪咒，爲行道方針。以發符咒發恩職等，爲權利鈎餌。以預言吉凶禍福，爲投機良方。以毀謗僧人，爲保衛自教能事。以聯絡三教要人，爲外護保障。以三教同源，爲招牌。以天津森嚴，爲糾衆號令。以發三曹惡誓，爲堅魔衆之心。

以誘惑世人入道，爲辦外功。以坐工守齋等，爲修內果。且彼外道，對於稍有知識者，以恩職權利引誘之。無知識者，以苦工勞役使用之。故誤入其外道而受害者，不知凡幾。又佛法者，以成佛爲究竟，以出三界（生死）苦海爲目的，以利他爲行門，以守戒爲基礎，以不昧因果爲資糧。今者，佛法經典，隨處皆有，特勸同胞多購研究。只要略知佛法大概，則正邪真偽，自能知之。」

民國·台灣高雄義永寺永仁法師

永仁法師，俗姓鄭，名番，台灣省台南縣人，忠厚老實，既愚且直。受人欺侮，不與計較。被人打罵，亦不在乎。心中痛苦，從不告人，惟自哭泣。人皆稱他爲愚番，亦漫應之，不以爲意。晚年子死妻亡，發心出家，拜高雄義永寺義敏法師剃度。四十三年秋，在新竹縣峨眉鄉，獅頭山元光寺受具足戒。平日誦經禮懺，靜坐念佛，勇猛精進。四十四年二月初五日，偶感不適，至下午申時，忽對人說：今日要回去，請人燒檀香水，沐浴更衣，穿海青，披袈裟。先至佛前虔誠三拜，每拜起，望佛微笑，如親見佛。再到祖堂，禮師父靈位三拜。即於靈位前，跏趺閉目念佛，請住衆同時助念。至酉時，在大衆念佛聲中，含笑坐化，世壽六十四歲。（西方公據載）

民國·北京安養精舍慈舟法師

慈舟法師，名普海，俗姓梁，湖北省隨縣人。生於光緒二年九月十九日，父名禮簡，母黃氏，皆已受三皈五戒。師幼年習儒，且隨父母學佛。常懷出世之志，而以親老不克如願，教書十載。宣統二年春，師年三十四，其父西歸，痛感人生無常，白母求出家，經母允許，與妻同時出塵。師投本縣佛垣寺，禮照元和尚爲剃度師。是年冬，於本省漢陽歸元寺，大綸律師座下受具足戒。次年回常住，侍照老念佛。民國二年，赴揚州長生寺，親近元藏老法師聽楞嚴經。到鎮江金山江天寺，依止慈本禪師參禪。次年，入上海哈同花園華嚴大學，受教於月霞老法師。旋隨校遷到杭州海潮寺，專究華嚴，至民國五年畢業。同學應慈、戒塵、持松、常惺，皆是法門龍象。師多弘揚華嚴者，良有以也。民國九年，於漢口九蓮寺，輔助戒塵法師辦華嚴大學。民國十二年，在常熟縣虞山興福寺，輔助惠宗和尚，創辦法界學院。至十七年春，因多病，乃離法界學院，至蘇州靈巖山寺，念佛靜養。十八年接任住持，建常年打七念佛堂。民國二十年秋，虛雲老和尚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創辦法界學院，聘師爲教務主任，講華嚴經全部，至二十五年春圓滿。是年夏，應青島湛山寺，倓虛老法師之請，

到湛山寺講戒，提倡結夏。秋間倓老請師住持北平淨蓮寺，乃於二十八年正月，將鼓山之法界學院遷來北平，由師再講華嚴，至二十八年秋圓滿。民國三十一年，在北平創建安養精舍，師遂常居於此，而弘法傳戒於平津各地。民國三十七年，應福建陳大蓮居士之請，赴閩弘法，三十八年住福州舍利院，旋往閩北邵武山中結夏。三十九年冬，至泉州各地弘法講經，主持佛七。四十一年春，回福州舍利院。秋間，晉山廈門南普陀寺，因身體虛弱，多在日光岩養病。四十二年夏，離閩南回北平安養精舍。四十五年五月間，病重，類似中風，曾入院數月，後回精舍療養。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，晨七時，師親見彌陀接引，於大眾助念中，安詳捨報。享年八十一，僧臘四十八。荼毗得舍利數千。師生平弘律講經，持戒念佛，啓建四眾共修念佛會，創辦互助往生會，皆規模昭著。其對四眾開示，往往淚隨聲下，真誠懇切，聞者無不感動。（慈舟大師傳載）

今摘錄其開示五項：(1)學佛法最難的，就是守佛一個家規。因爲佛的家大，規矩不得不嚴，佛之家規即戒律也。條規繁多，學好多年，還摸不著家規的邊際呢！果能立志守佛家規學去，則龍天護持，諸佛加庇。不遵佛的家規，不

受佛的約束，即另外有人來管，八部鬼神，就要把你送到二途中受苦。

(2)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吾人不能了生脫死，即是不肯回頭之過，於五欲境，多生貪著。佛不同，佛能捨國出家，是捨財。捨妻子，是捨色。捨王位，是捨名。捨王宮享受，是捨食。雪山六年苦行，是捨睡。五欲爲人所難捨，而佛能捨，蓋已多生累劫熏修，捨已成性故。衆生若能斬斷五欲，即可超出三界。然此非一日之功，先由看破而至做到。是故對於情愛名利種種舊習，若能回頭，即到彼岸。

(3)生死究竟怎樣了法呢？妄想漸少，煩惱漸輕，就是了了幾分生死。現在的人，善根淺薄，不能一日三摸頭（盤算、反省），也應該一日一盤算。

(4)四衆共修的道場，是很危險的。在末法時代，這樣道場建一個倒一個，佛法受了很大影響。印光老法師不贊成建四衆道場，就是這個原因。按律來說，所有方丈、客堂、及男衆寮房，均不容許女衆進入坐談。諸位在參加道場，或自己辦道場時，要格外注意這一點，四衆共修，界限要嚴。

(5)何謂雜念呢？雜念雖多，不出念財色名食睡，色聲香味觸。念佛若掃不了這些雜念，須生大慚愧。若信不真，願不切、行不實，一生到老，也不得真

實的受用。佛法不欺人，只怕人自欺。希望大家在六根門頭好好轉，轉念衆生五欲之念，念阿彌陀佛。

民國·台中慈善寺律航法師

律航法師，名宗淨，別號西衲，俗姓黃，安徽省毫縣人。陸軍大學一期畢業，歷任軍中要職，敘至中將退役。民國二十六年，皈依三寶，專修淨土。五十五歲時，受在家菩薩戒，發願茹素。民國三十七年，隨軍來台，次年四月八日拜慈航菩薩，剃度出家。後於大仙寺受具戒。曾在汐止靜修院，及大湖法雲寺，兩次閉關百日，專一念佛，著有百日念佛自知錄。平日不拘行住坐臥，佛號不離口，念珠不離手。即在行旅中，車聲隆隆，亦大聲念佛，雖衆目所視，而念佛自若。日有淨業定課，寒暑不易。每念至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。」輒聲淚俱下，精誠萬分。四十五年住持台中慈善寺，四十九年春辭退，交其徒廣化法師繼任。是年五月二十八日早課時，寂然入定，見大法會，異常莊嚴，又見已故蓮友多人，知往生時近，即謝絕外緣，一心念佛，每日念佛五萬聲。六月初五日起，令大眾每晚輪流助念，初六立遺囑，付後事。十一日上午披袈裟，穿新鞋襪，預備往生。未時，浴畢對衆開示：「修行法門甚多，而以念佛最

爲方便，最圓頓殊勝。汝等看我念佛二十餘年，現臨命終，一心不亂，求生西方，此是最好之證明。」復起立舉兩袖云：「你們看我不是很好嗎？身無病苦，心無貪戀，吾去也。」衆人送師回寮，忽有送建地藏殿的木材來寺，即命廣化隨侍往觀。巡視一週，即自回寮。隨呼廣化至，見師異狀，問：「時至耶？師點頭不語。即鳴鐘集衆助念，師亦隨衆念佛，漸小而止，安詳西逝，正酉時。世壽七十四，僧臘十二。露龕二日，容光煥發如生。荼毗獲五色舍利數百，頂骨現蓮華形色。」（淨土聖賢錄載）

律航法師述有併耳念佛法如下：「念佛時，須將四字佛號，字字念得清，聽得明。先將右耳聽力，作意併在左耳，聽一百聲。再將左耳聽力，併在右耳，聽一百聲。然後兩耳平均聽一百聲。或撮心記數，初二聲注意左耳聽，次三聲注意右耳聽，再四聲兩耳合聽，共爲十聲，如是循環不斷。偶起妄念，隨時覺知，日久成習，不必作意併耳而自併矣！」

民國·蘇州靈巖山寺德森法師

德森法師，自號苦惱比丘，江西省興國縣人。三十一歲出家，拜雪都蓮華山今彩老和尚爲剃度師。朝禮名山，參訪知識，最後到蘇州靈巖山，親近印光

大師，襄助弘化事業。律己甚嚴，以念佛爲主，加修大悲懺，數十年如一日。民國二十九年掩關於靈巖山寺東關房，了然法師則掩關於西關房，兩人皆閉生死關，期證念佛三昧，得生淨土。至民國五十一年冬，師預知往生在即，將經手法務，一一交待。十一月十六日感不適，而心無痛苦，拒醫藥，唯念佛。十八日起，精神漸衰，聲音亦低，日食稀粥一碗，仍入佛堂，念佛如常。至二十五日，腰腹痛，臥床不起，飲食亦停。二十六日晨三時，忽起坐，兩目上視，雙手伸展，如禮拜狀。微微點首，大聲三呼「決定成佛」，即請大衆助念佛號。五時，命搬一椅置床前。至十一時三刻，起來大小便後，本欲坐椅上，因體力不支，仍在床上吉祥而臥，便在大衆念佛聲中，安詳往生，正午時。世壽八十，僧臘四十九。二十九日入龕，身體柔軟，容光煥發。寺中爲舉行佛七四十九日，至民國五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荼毗，獲舍利數顆。（獅子吼月刊載）

民國·香港弘法精舍倓虛法師

倓虛法師，名隆銜，又名今銜，河北省寧河縣人。俗姓王，名福庭，母夢梵僧求寄宿而生師。三歲不能呼父母，唯會說吃齋。十一歲入學，十七歲成婚。二十六歲聯軍入京，逃難至營口，開設濟生堂藥店。民國六年春，師四十三

歲，潛赴天津，禮高明寺印魁和尚剃度出家。是年秋，在浙江觀宗寺諦閑法師座下受具足戒。戒期圓滿，留住觀宗學舍，研習天台教觀，諦公付師天台宗四十四世法卷。民國九年，同觀宗寺住持禪定法師，爲請藏經事，北上募緣，抵營口，藥店尚存。師勸化其妻皈依三寶，勸四子中二人，後亦出家。平生教演天台，行宗淨土，辯才無礙，每升座，四衆雲集。由東北至青島，創建十方叢林九所，宏法支院十七所，以青島湛山寺爲最莊嚴。辦有佛學院十三所，培育不少僧材。中興各地舊寺，以東北瀋陽般若寺，天津大悲院爲最著名。三十八年，因時局轉變，乃南下到香港，駐錫荃灣弘法精舍，陸續創辦華南佛學院，佛教印經處、圖書館、天台精舍、弘法佛堂，青山極樂寺、清水灣湛山寺等。講學著述，日無暇逸。有念佛論及行願品隨聞記，專弘淨土。師出家四十餘年，度化信衆，有幾百萬人。興隆三寶，亦徧於南北各地，真可謂福慧僧也。迨至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初十日，講金剛經至一半，忽感疲乏，飲食減少，經醫檢查無病。六月十六日在弘法精舍，付囑後事，對衆曰：「人生如戲，生如是，死亦如是，現已演完，應收場了。」人勸服藥，師云：「藥能治病，不能治命，人命以無常爲定律，無常到來，誰亦難逃。我自己生死，自己能作主，亦自知去處。」並對弟子，諸多囑勉。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，自撫脈云：「脈已亂，請扶我起，我要去矣！」說畢趺坐，結彌陀印，在大衆念佛聲中往生極樂。世壽八十九歲，僧臘四十六夏。建佛七四十九日追荐，圓滿荼毗，獲舍利數千粒，骨花五大盤。（淨土聖賢錄載）

今摘錄其所述念佛論如下：「修淨土法門，唯一就是誠心念佛。有一種特別好處，可以帶業往生。只要生到極樂世界，就永遠不再墮落，永久不再造業，直至成佛度衆生爲止。念佛人每天眼裏看佛，口裏念佛，身體拜佛，心裏想佛，耳根聽佛號，時時刻刻以超生極樂世界爲觀念，這樣到末了，決定能生極樂，也決定能成佛。念佛人除了一心一意念佛以外，爲了恐怕身心放逸，或信願行不堅固，可以常拿四念處（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），八正道（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），檢點約束自己。人生最要緊的事，就是念佛了生死。無論如何，大家要按照自己的環境，忙裏偷閑來念一個時間的佛，在工作時也可以心裏默念。大家請想想，不念佛，難免造殺盜淫妄的業，造了這種業，難免要墮落二途，輪迴六道，將是受苦無盡。奉勸大家要快念佛！多念佛！所謂：念佛一聲，福增無量。禮佛

一拜，罪滅河沙。大家既知念佛的好處，就要具足眞信心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踏踏實實，至至誠誠，老實念佛，將來可同生極樂去聚會。」

乙三、往生比丘尼

劉宋·梁郡慧木尼師

慧木尼師，俗姓傅，我國南北朝劉宋時人。十一歲出家，居住梁郡（即今河南省固始縣）築弋村寺。日誦大品般若經，多諸靈異。嘗夢到西方，見一浴池，有芙蕖華，諸化生人，列坐其中。後來請師受戒，忽於受戒壇場，見大地悉黃金色。一日，與大眾共禮阿彌陀佛，伏地很久不起。旁人蹴而問之。云：「當伏地時，覺身到安養國，阿彌陀佛爲其說小品般若經，已得四卷，因被蹴而覺，甚追悔之。此乃元嘉十四年事，時慧木尼年六十九歲，後不詳其終。」（法苑珠林載）

解慧木尼師，夢中到西方見蓮華池。拜佛時，覺身到極樂世界，見阿彌陀佛，聞說小品般若。這是其心至誠專一，得到不可思議的感應。也是楞嚴經所說：「隨衆生心，應所知量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。」事實的證明，誰能不相